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戲劇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Theatr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感性的貓》及創作說明

Tender Is the Cat

黃心怡

Hsin-Yi Huang

指導教授：紀蔚然 博士

Advisor: Wei-Jan Chi, PhD.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Mar. 2015

誌 謝



得以執筆此文，何其幸運——創作的路上跌跌撞撞，幸虧遇見了許多珍貴的良師益友，是你們的提攜陪伴，支持著我順利完成畢業劇本的寫作與修訂。

首先，要把最大的感謝獻給我的父母，謝謝你們無條件支持我的所有任性與追求，在成長的路上，總是包容我的蹉跎與衝動。是你們給我的愛，我才能夠毫無後顧之憂地往夢想直奔，謝謝爸媽，我愛你們。

衷心感謝恩師紀蔚然教授，從大學到研究所，一直深受您博大的學問滋養薰陶，在寫作本劇期間，感謝老師不厭其煩地與我對話琢磨，為我指引方向，幫助我挖得更好、掘得更深。謝謝謝筱玫老師以溫柔的眼光，犀利的角度去閱讀——包括這本論文，以及紙背後藏不住的心事；您細膩而中肯的建議，讓我能夠集中火力去蕪存菁。謝謝蔡琰老師，啓蒙了我的劇場之路，您縝密的思緒和總是像朝陽一樣的鼓勵，是支持我持續創作的一股力量。

謝謝研究所班上一干聰穎美麗的女子，能與妳們相知，是我在研究所中最寶貴的收穫之一。謝謝呂柏伸老師、姚坤君老師、傅裕惠老師，那些在排練場哭哭笑笑的日子，是我創作劇本時極重要的養分，而您們分享給我的導演、表演經驗，也讓我的作品更臻完備。感謝研究所四年間與我待在一個屋簷下的室友們，謝謝筱翊總是全心傾聽我的感受，坦白而不保留；謝謝仁芳除了生活上的包容之外，更常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在創作時的盲點。謝謝我的好友咖喱、絢虹以及愛貓志工們，妳們是我寫作時的參考對象，也是流浪動物的天使。謝謝Yana美好的畫。

最後，要謝謝最初的聽眾——每個奇想，孟學都是我的第一個讀者，謝謝你總是和我一起為了新點子樂不可支，陪伴著我，鼓勵著我，一路堅持直到完稿。謝謝你讀懂了我。

對了，也謝謝我的貓阿掬，下次我會記得買罐頭。

摘 要



《感性的貓》，一則關於寂寞芳心的奇想式寓言，靈感來自佐野洋子的同名繪本。單身輕熟女的一個心願，意外將她的貓變成了男人，然而願望成真後，卻隨即掀起了情愛、婚姻、慾望的陣陣波瀾……本劇窺探現代社會中的情慾與婚姻，遊走於奇幻和寫實之間，不僅闢出一個貓眼看人間的新角度，更描繪出寂寞女子夜夜孤燈獨坐的幽微心情。

Abstract



“*Tender Is the Cat*” is a bizarre portrait for lonely hearts of urban women, inspired by Yoko Sano’s work with the same title. A wish made by a thirty-something woman makes her cat transform to a man. Though her dream comes true, she is not overjoyed: there’re a bunch of issues she has to deal with, such as her relationships, both now and the past.... Between fantasy and realistic, this play portrays sex, desire and marriage in contemporary urban socie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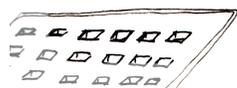
目 錄



誌謝	1
中文摘要	2
英文摘要	3
目錄	4
《感性的貓》劇本全文	5
《感性的貓》創作說明	88
一、 創作緣起	89
二、 劇情結構分析	97
三、 人物分析	103
四、 劇中貓族行為說明	118
五、 創作過程及自我評估	120
六、 參考文獻	124



感性的貓



ASMAR yama

人物：

小瑜 三十出頭的女子，百貨公司櫃姐，站的是科學玩具專櫃，業績慘澹。

斗仔 小瑜養的公貓。（除了S1需以真貓飾演之外，其餘場景皆由年輕男人飾演。）

男人 小瑜的情人，四十多歲，醫生。

街友 體型龐大，在街頭生活的女人，年齡不詳。

咪咪 實驗室女助理，約十幾歲的青少女。同時也是愛貓女志工。

女志工 每天定時在街頭餵食流浪貓的志工，真實身份為咪咪。

貓 和斗仔毛色接近的一隻貓，來歷不明。（由真貓飾演。）

註：

S1和S14出現的貓，毛色以純黑、純白或全虎斑為佳，不可有明顯可供辨識的斑紋或特徵——這兩隻貓只可以「極像」，絕不可以「一模一樣」。

S1

時間：冬夜

地點：小瑜的公寓

(一間單人公寓。出入口是一扇落地窗，但現在窗簾緊閉，風吹得窗戶格格作響。房間凌亂，塞了一張三人沙發，一張單人床，一架開著的電視，播著深夜重播的無聊電視節目，角落有一個貓砂盆。這是一個寒流的夜晚，小瑜正在修理一臺老舊不堪的電暖爐，一隻貓蹲在破破的小紙箱裡。)

小瑜：他媽的爛東西。

(她搓著手，再穿上一件毛衣)

小瑜：什麼「妳這裡太冷了」？喂，你也覺得他有什麼毛病對不對？我才有什麼毛病。居然跟你講話。

(停頓)

你最好了。只有你會這樣聽我講話。

(停頓)

算了。

(她拿出手機撥了通電話)

哈囉，你在忙嗎？——一下下就好。——我的電暖爐壞了……現在？半夜兩點。哪有電器行開這麼晚的。啊，對，對不起。我忘了，我剛剛才看到時間。好冷喔，我把毛衣都穿上身了……我想修啊，但修不好。你可不可以——喔。好。抱歉。謝謝你囉。那下禮拜——



(停頓。電話那頭換了人)

喂？妳是誰？我？小瑜。對，那個小瑜。我知道我們已經分手了，但我們還是好朋友。妳又是誰？

(停頓)

是喔。恭喜你們，我怎麼都沒有聽他說？對了，之後妳要提醒他多穿衣服喔，他很怕冷的。那就祝你們幸福喔。掰——

(她掛電話)

幹。她居然搶先掛電話。

(她倒在床上滑手機)

隔日取貨……超過午夜十二點以隔日計算……唉。

(她又起身去弄那檯電暖爐)

喂，現在已經沒有賣這種的了。你小時候靠近這台電暖爐我都緊張得要命，你記得嗎？你那時候頭超小的，又喜歡把鼻子湊在旁邊聞來聞去，好像隨時都會直接塞進這個柵欄裡面，有一次湊得太近，把你抓過來一看，鬍鬚都被燙成小捲捲了，哈哈。到底為什麼這麼喜歡會發熱的東西啊。

(她繼續滑手機)

從明天開始為期一個月的低溫特報……強力大陸冷氣團來襲，預計週五離開，下一波寒流緊接而至，預計持續到聖誕節。



(停頓)

你可以過來一下嗎？

(貓走過來，窩在她懷裡)

你可以暫時當我的電暖爐嗎？

(她緊緊抱著貓)

他們每個人都是這樣，來了又走。總是有家得回，總是有工作等著去做。你可以讓我抱著嗎？當貓真好。我也好想要有人這樣抱著我。

(她吻了貓一下)

你怎麼沒有變成什麼王子？哈哈，我白癡呀我。

(停頓)

如果是真的就好了。

(她又再吻了貓一下。當然什麼也沒發生)

我好累，我沒有力氣了。一直希望，失望，希望，失望，很花力氣的。
你可不可以變成人，陪著我？



(停頓)

算啦算啦。太傻了。你還是當我的電暖爐就好了。

(小瑜抱著貓在沙發上躺下，睡著，燈漸暗)

S2

時間：晚上

地點：小瑜的公寓

(小瑜和一個裸著上身的男子躺在床上，小瑜閉著眼睛，男子盯著她看。)

斗仔：妳幾時才會睡著？

小瑜：才一分鐘不到！

斗仔：這樣叫我怎麼睡。

小瑜：平常都是我抱著你睡，現在換你抱著我，很公平。

斗仔：又沒人叫妳抱著我，是妳自己想抱。

(停頓)

小瑜：我睡不著。

斗仔：我也是。我餓了。

小瑜：我也是。

(她翻身起床，拿了一包早餐穀片，為自己倒了一碗。那男子，斗仔，盯著她拿起另一包貓乾糧倒進碗裡。她在自己的碗裡加了點牛奶，為他拿了一支湯匙，兩人面對面吃了起來，男子拿湯匙的動作有一點奇怪。小瑜泡著咖啡。)

小瑜：反正明天也要早起，乾脆別睡了。

斗仔：我也要喝。

小瑜：你不能喝。

斗仔：小氣。

小瑜：現在是晚上，你會睡不著。而且我也不應該讓你喝咖啡，醫生說的。

斗仔：反正我本來就睡不著。算了，一定很難喝。

(停頓)

斗仔：那麼噁的東西我從來沒喝過。

(停頓)

斗仔：因為每次我一靠近妳就把我推開。

小瑜：好啦好啦，吵死了。

(她把那杯咖啡遞給斗仔，斗仔舔了一口)

斗仔：妳想燙死我嗎？

小瑜：等一下再喝。忘了你是貓舌頭了。

(停頓)



明天好不想去上班。

斗仔：那就不要去啊。

小瑜：我又不是你。每天在家靠我養。

斗仔：妳以為我想喔，是妳不讓我出去的。

小瑜：我恨透週年慶了。沒得休假。還不到十點就一堆人擠在外面，反正也不是做我的業績。她們只會在領滿額贈的時候經過我這邊然後硬坐在那個恐龍模型椅上面等兌換處叫號。然後她們帶來的死小孩就會在我剛擦好的玻璃櫃上沾滿指紋和巧克力醬。到底為什麼會有人給小孩在逛百貨公司的時候邊吃巧克力聖代？為什麼？

斗仔：巧克力是什麼味道？

小瑜：你不用問，反正你又不能吃。上次有一個小鬼拿起玩具眼珠的時候在上面狠狠打了一個噴嚏，我親眼看到他的鼻涕噴到眼珠上面。那個玩具眼珠，不是他的眼珠。你知道他媽媽說什麼嗎？她居然說那個眼珠很髒，不要碰，放回去。很髒？我的眼珠很髒？我是說那個玩具眼珠。我每天都有用酒精消毒，就是因為每天都會有這些全身都是細菌的小鬼來鬧。

斗仔：我都忘了是誰每次看小孩影片都在那邊叫「好可愛～好可愛～」的。

小瑜：那是影片。影片裡的小孩不一樣。他們不會吐在你衣服上，不會把鼻涕沾得到處都是，不會一天到晚哭，不會在地上打滾吵著要買玩具。他們很乾淨也很安靜。而且小鬼還是有分大小的，那種還不會走，全身軟綿綿的階段是最可愛的。上次去看文玲姐，你記得文玲姐嗎？她們家的小湯圓啊。真的就像一顆湯圓，粉紅粉紅的。

斗仔：喜歡不會自己生一個。

小瑜：我又沒有男朋友。應該比較涼了。

（斗仔舔了一口桌上的那杯咖啡）



斗仔：噁斃了。我要牛奶。

（小瑜倒了一杯牛奶給他）

斗仔：妳至少可以自己決定要不要有小孩。我可是連選擇的資格都沒有。

小瑜：你不高興？

斗仔：也還好。至少你有得選。我選牛奶。

小瑜：喝光。選了就要負責。負責很累的。有時候我也會想，也許我沒有資格選擇要不要一個小孩。我負擔不起。我的小孩可能根本不要當我的小孩。誰有資格決定別人要不要出生呢？算了，我想太多了。我總是想太多。有時候我希望我可以什麼都不要想，走一步算一步，最好有人把我接下來要怎麼走全部規劃好。這樣，我就不會每次要我做一個決定都要想半天，也不會跟錯的人浪費青春結果後悔得要命。你知道除了自己以外誰也不能怪的感覺有多爛嗎？

（小瑜說話時，斗仔把牛奶杯子放在桌上試圖用舔的）

斗仔：這玩意真難用。

小瑜：用手拿。

斗仔：我喜歡這樣喝。

小瑜：你會習慣的。

斗仔：我不想習慣。

（停頓。他把杯子撥下桌，牛奶灑了小瑜一身）

小瑜：你幹嘛！



(停頓)

小瑜：你不能這樣。你要開始習慣。

(停頓。斗仔開始用手去沾小瑜身上的牛奶，再舔自己的手，接著乾脆舔起小瑜的腳)

小瑜：等一下……我得換件衣服。

(小瑜解開睡衣的釦子，盯著斗仔。斗仔追上來，繼續舔著她身上的牛奶。他們移至床上，動作愈加火熱，小瑜撫摸著斗仔，為他脫下褲子。這時牛奶差不多舔完了，斗仔停下，舔著自己的手。)

小瑜：就這樣？

斗仔：我吃飽了。

小瑜：你不能這樣把我弄成這樣之後自己又這樣。

斗仔：哪樣？

(小瑜跨坐在他身上)

小瑜：不要假裝了。還是你想要來點不一樣的？

斗仔：如果又是那套護士服的話就不用了。

小瑜：什麼？

斗仔：我都看膩了。

小瑜：那就不要穿。

(她吻他。停頓)



斗仔：妳忘了？

小瑜：什麼？

斗仔：是妳自己叫他弄的。沒有經過我的同意。

（停頓）

小瑜：幹。

（停頓）

小瑜：幹、幹、幹。

斗仔：我做不到。不是我的錯。

小瑜：天哪。對不起。我是說，我對不起你。我怎麼會這麼白癡？蠢斃了。

（停頓）

斗仔：後悔了吧？如果妳沒許那個願就好了。

小瑜：不要又來了。

斗仔：你應該先問過我。

小瑜：問什麼？結紮？

斗仔：你沒有問過我就許了那個願。

小瑜：我又不知道會變成這樣。

斗仔：你應該先問我，想不想動手術。想不想跟你一起每天關在這個小房間。

想不想變成人。你應該先問過我。

小瑜：來不及了。

斗仔：你幫我用那台東西查。



小瑜：查什麼？

斗仔：我不喜歡現在這樣，我想變回去。

小瑜：我想睡了。

斗仔：幫我查！

小瑜：我去刷牙。

（小瑜轉身，斗仔撲上去咬她）

斗仔：幫我查！

小瑜：等一下，等一下，很痛！

（她費了一番力氣才掙脫）

走開，不可以這樣，壞壞，壞壞！

（斗仔又衝回床上，把自己用毯子蓋住）

斗仔：幫我查……

小瑜：你現在不是小貓了。你看，你害我淤血了。你不要怪我，我又不知道你怎麼想。我從來沒有機會聽到。至少你現在會說人話啦，你可以陪我，我們可以說說話。

斗仔：妳只是想要一個人陪你說說話。

小瑜：對。

斗仔：剛好妳身邊只有我。

小瑜：對。

斗仔：然後妳就把我變成人？

小瑜：這個不對，不是我變的，我也不知道怎麼會這樣。

斗仔：真是有夠自私。人類，你們人類，真是太自私了。

小瑜：對不起，但我只有你。

斗仔：你沒有。是我我自己的。



（停頓。他用被子矇住頭，小瑜過去抱他，被他推走。小瑜喝完剩下的那杯咖啡，披上外套出門。）

（燈光轉換，小瑜抱著一個超大號的紙箱進來，放在床旁邊）

S3

時間：接下來數天的早晨

地點：小瑜的公寓

（斗仔繞著那個大紙箱聞聞嗅嗅，爬進裡面，又爬出來。他的肢體動作不需要模仿貓，也不需爬行，只是有些習慣特徵跟貓很接近。他找到平常放貓碗的地方，試著吃貓食；試著喝水，從試圖用舔的，到不熟練地拿起杯子就口喝，到不小心潑在桌上，發現用舌頭去舔桌上的水對他來說比較自在。有一隻小蟲飛了進來，斗仔追著蟲在房間裡跳上跳下，把杯子從桌上掃到地上。隨著燈光變化，這樣過了好幾天。最後，斗仔發現了打開落地窗的方法，他站在窗前看了看，沒有出去，又把窗戶關上。燈光變化切至晚上。）

（小瑜回來，一進門就撲倒在沙發上）

斗仔：妳回來啦。

小瑜：嗯～



(斗仔拿出藏好的兩隻小蟲)

斗仔：送妳。

小瑜：嗯～

斗仔：就這樣？

小瑜：謝謝，斗仔好乖。

斗仔：妳不是應該尖叫，然後用一大疊衛生紙包住我的禮物，然後拿去沖到馬桶裡嗎？

小瑜：什麼？

斗仔：妳怪怪的。

(停頓)

斗仔：我要尿尿。趕快去清廁所。

小瑜：嗯～

(她去清貓砂盆)

斗仔：妳已經兩天沒清了，有點超過喔。

(小瑜邊清貓砂盆邊唱歌)

斗仔：我還吃掉了櫃子裡的小魚乾。吃光了。妳下次要再買。

小瑜：好了，你可以去上了。

斗仔：妳怎麼了？

(小瑜手機響，她接起電話，換成很撒嬌的聲音說話)



小瑜：喂？嗯！好！大概六點下班。好，那我在樓下等你，明天見啲～

斗仔：喔～。

小瑜：喔什麼喔？

(停頓)

小瑜：好，你可以問了。

斗仔：問什麼？

小瑜：問啊！他是做什麼的、怎麼認識的、帥不帥？

斗仔：我幹嘛問？

小瑜：因為你想知道。

斗仔：我想嗎？

小瑜：問！

斗仔：好吧。他是做什麼的、怎麼認識的、帥不帥？

小瑜：他是醫生，我的客人，超、級、帥。

斗仔：客人？

小瑜：你弄錯重點了，我剛剛的重點是超、級、帥。

斗仔：隨便。我的食物咧？

(小瑜從包包裡翻出一整包小魚乾)

斗仔：上道。

(斗仔開始嗑那包小魚乾)

小瑜：他來買禮物給他兒子。挑了一組玩具顯微鏡，是我們櫃上最貴的那款。
他一定很有錢。

斗仔：兒子？

小瑜：拜託，現在離婚率這麼高。他說難得有機會去看兒子，小孩住在前妻那邊。

斗仔：喔。

小瑜：他好像是在漁港那邊的醫學中心工作。

斗仔：嗯。

小瑜：你有沒有在聽？

斗仔：有啊。

（他還在吃）

小瑜：反正今天他又來櫃上，說他兒子不喜歡顯微鏡，要換別的，最後還補差額換了一組五千片的天文拼圖。不知道那小孩幾歲，五千片耶，是要拼到幾時。喂，他會不會根本也沒有要買禮物，只是想找藉口來跟我搭訕啊？好久沒有這種被人追的感覺了——

斗仔：被人追？怎麼會沒有。

小瑜：算了，你不懂啦。

斗仔：不要小看貓的智商。

（停頓）

小瑜：欸。既然你現在會說話了，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斗仔：說。

小瑜：你到底幾歲啊？當初把你撿回來的時候，牙齒都斷了，獸醫也看不出來是幾歲。



斗仔：我不知道。這很重要嗎？

小瑜：重要啊，不然你怎麼知道自己老了沒？

斗仔：我沒差。反正過一天算一天，老不老有什麼關係。

小瑜：當然有關係。我就快老了。

斗仔：「快」老了？

小瑜：快要老到真的算老了。

斗仔：聽不懂。

小瑜：我們女人哪，有保存期限的，超過一個時間就沒人要了，嫁不出去了，
這樣懂嗎？

斗仔：喔。那你幹嘛一定要嫁出去？

小瑜：女生本來就是要結婚的嘛。

斗仔：結婚是什麼意思？

小瑜：就是兩個相愛的人住在一起，共同建立一個家庭。我覺得結婚最棒的事
情，就是你心愛的人每天都會回到你身邊。

斗仔：你是說像我們現在這樣？

小瑜：什麼，我們？不是啦！

斗仔：你愛我，我愛你，我們住在一起，不是這樣嗎？

小瑜：那不一樣。

斗仔：哪裡不一樣？

小瑜：你是我的寵物，我是你的主人，當然不一樣。

斗仔：不對。我之前說過了，我是我自己的。

小瑜：哎，真掃興。

斗仔：如果你要把我當成你的貓，那我也要把你當成我的人。

（停頓。兩人之間氣氛變得微妙，直到小瑜尷尬地笑了出來）

小瑜：拜託你，不要一邊吃小魚乾一邊講這種浪漫台詞好不好。而且，結婚是



另外一回事。

斗仔：結婚到底有什麼好？

小瑜：不是好不好，是必不必要。

斗仔：我們比較自由。看到喜歡的女生，頂多打一架就上了。上完就沒事。

小瑜：不會沒事的。

斗仔：是嗎？

小瑜：至少我不會沒事。你少在那邊假裝不知道。如果真的上完就沒事，我養你幹嘛。

（停頓）

小瑜：我最近又開始做那個夢了。夢到我自己的婚禮，披著蕾絲鑲邊的頭紗，但是新郎的臉是空白的。回頭一看，爸爸媽媽的臉也是空白的。然後我就醒了。

斗仔：跟我一樣，我也不知道我媽媽長什麼樣子。

小瑜：我之前一直在想如果我的小孩可以跟貓一起長大，他們兩個每天一起看電視，一起睡著，把對方當成兄弟姐妹，那一定是很美的一幅畫面——

斗仔：來不及了。

小瑜：以後會怎樣還不知道啊。而且，你現在跟我這樣講話，不是很好嗎？以前我只能一個人看電視，一放假，常常一整天只跟送pizza的人講話而已，而且 pizza 還是隔壁叫的，他只是按錯門鈴。好難想像，我要跟另外一個人一起了。不知道之後會怎樣。看看吧。

（她一邊說，一邊脫絲襪、脫內褲，說到最後的時候已經進到浴室裡，聲音從淋浴聲當中傳出來）

斗仔：喂，拜託妳不要每次都在我面前隨便把內褲脫在地上……好歹我現在還

變成人了耶。

(停頓，水聲)

斗仔：開門，我要喝水。

小瑜：不行。

斗仔：以前可以，為什麼現在不行？我要喝水。

小瑜：好歹你現在變成人了耶。

斗仔：那……

(水聲更大)

算了。

(停頓)

我覺得只有自己一個人也很好啊。

小瑜：(水聲停，從浴室裡) 你說什麼？

斗仔：沒事。

(水聲又再起，斗仔走到落地窗前)

斗仔：反正妳隨時都可以出去外面，外面的世界很大，但我只有妳。



S4

時間：幾個月後的午後

地點：小瑜的公寓



（小瑜提著兩大袋食材進門，斗仔在已經變得有點破爛的紙箱裡睡覺。房間裡一片凌亂。小瑜把東西放下之後，立刻開始打掃。她把被踢下來的東西放回原位，並從購物袋裡拿出除塵紙拖把擦地。她擦了整個房間，只剩斗仔和紙箱占住的那塊空間）

小瑜：借過。

（斗仔繼續睡，小瑜用力想把他移到旁邊去）

小瑜：借過啦，我要拖地。

（斗仔不情願地起來，伸著懶腰）

小瑜：你每天在家可不可以幫忙做一點家事。不做也沒關係，至少不要製造髒亂。

斗仔：我哪有。

小瑜：還說沒有，地上都是你的毛。

斗仔：那是妳太久沒掃了。我現在已經沒毛可以掉了。

（停頓）

小瑜：你還在生氣？

斗仔：沒有。



小瑜：斗仔，今天晚上他要來。

斗仔：所以呢？妳要煮什麼？

（他翻著購物袋）

小瑜：咖哩，你不能吃。

斗仔：又是咖哩——

小瑜：咖哩比較簡單嘛！你不是一直想出去？

斗仔：喔。

小瑜：附近那個高架橋下不是有個公園，你可以去那邊晃一晃。我晚點去接你。

（斗仔窩回他的紙箱）

小瑜：我可能要暫時把你的紙箱收起來。

斗仔：為什麼？

小瑜：放了這個紙箱這裡就沒位子走路了。

斗仔：你會來帶我回家？

小瑜：會。

（停頓）

斗仔：好。

（他走到落地窗旁）

小瑜：等一下，你要穿一點衣服，

(她為斗仔穿上毛衣、帽子)

晚上會冷。

(斗仔舔了舔毛衣，做了一個鬼臉)

小瑜：不要去危險的地方，不要跑太遠，知道嗎？我會去接你。

斗仔：我又走不遠。

小瑜：你乖乖的，回來給你吃魚罐頭。

(小瑜抱抱斗仔，為他打開落地窗。斗仔看了小瑜一眼之後頭也不回地出去了。停頓。小瑜從袋子裡拿出一個魚罐頭。)

S5

時間：下午

地點：公園

(斗仔獨自坐在公園椅上，看著面前的人來人往。很多人走過。最後，一個戴眼鏡的男人站在斗仔身前。他看著錶。)

男人：你有時間嗎？

斗仔：有啊。

男人：現在幾點？我的錶壞了。

斗仔：我不知道。

男人：那你怎麼說你有時間？

斗仔：我是有啊。我可以在這邊坐到她來接我為止。

男人：啊，sorry，我的壞習慣。





(停頓)

男人：我原本預定要去我女友家。我大概來早了，但我的手錶停了，所以我不確定我是來晚了還是來早了。

(他盯著斗仔)

你的釦子。

斗仔：啊？

男人：扣錯了。上面數下來第三個釦子，扣到上面數下來第四個扣洞了。

斗仔：喔。

(斗仔換了一個姿勢，伸伸懶腰。男人伸手幫斗仔調整釦子)

男人：抱歉，我的習慣。只要看到就全身不對勁，就算在別人身上也一樣。這支錶不應該停的。我推測是因為這幾天我女友來家裡的時候把它收進抽屜，你知道，它是 eco-drive，光動能……

斗仔：喂，你……

男人：怎樣？

斗仔：你擋住我的陽光了。

男人：喔，你也是 eco-drive 啊，哈哈。

(斗仔沒笑。男人移了移步伐)

男人：你不用上學嗎？

斗仔：（指著不遠處）那裡有時鐘。

男人：喔。謝謝。



（男人看了一眼時鐘，準備要走）

你媽知道你蹺課在這邊發呆嗎？

斗仔：是她叫我在這裡發呆的。

（男人搖搖頭，離開）

（斗仔繼續曬太陽。一架紙飛機飛過，牠忍不住被吸引。斗仔開始追著紙飛機，跳上車，後來紙飛機逐漸消失，牠仍繼續走在屋簷上、暗巷中，這兒晃晃那兒晃晃，走了非常遠。時間也在牠走路的過程當中推移，等到他停下來，天已經暗了。）

（斗仔停下了腳步。他又累又餓，坐在路旁休息。他聽見用叉子敲打罐頭的聲音，隨即發現有一個女志工正在餵流浪貓。這裡不必出現真的貓，由女志工的表演來表現即可。斗仔先在旁觀望，接著終於忍不住，湊過去用頭磨蹭女志工，發出呼嚕呼嚕的聲音）

女志工：啊！你有什麼毛病？

（斗仔把鼻子湊到女志工手上的貓罐頭旁邊，並且想把貓罐頭搶過來吃）

女志工：喂，你做什麼？還給人家！

(在搶奪的過程中，斗仔不小心將女志工推倒在地)



女志工：啊！

斗仔：(邊吃邊說) 對不擠，我餓惹。

(斗仔磨蹭著女志工的腳，將手舉在胸前，露出很萌的表情)

女志工：你神經病啊！人家要報警了喔。

斗仔：可以啊。

(他抹抹嘴巴，抱著女志工)

這樣夠緊嗎？

(女志工尖叫，燈暗)

S6

時間：當天夜晚

地點：小瑜的公寓

小瑜：你太誇張了。我不是叫你不要走遠嗎？

斗仔：我忘了。

小瑜：第一次讓你出去，就讓我到警察局去把你領回來，你這樣我怎麼敢讓你再出去？

(停頓，斗仔看著落地窗)



小瑜：我裝了保全系統。

斗仔：啊？

小瑜：今天他來幫我裝的，說是他們醫院合作的廠商。紅外線偵測，設定好之後如果沒解除就碰窗戶，警鈴就會大響。醫學中心等級的保全系統喔。他說我一個女生，住這種門是落地窗的公寓太危險了。他真的好貼心喔。

(停頓)

小瑜：結果你今天到底跑到哪裡去了？

斗仔：我不知道。

小瑜：你不要這樣，我今天忙了一天已經夠累了，你還給我找麻煩，那也就算了，回來還擺臭臉。我又不是貓奴。

斗仔：不是嗎？

小瑜：你都不是貓了。

(停頓)

斗仔：如果我不在，是不是比較好？

小瑜：你在說什麼啊。

斗仔：再說一次那個故事給我聽。

小瑜：我已經說過很多遍了。

斗仔：再說一次。

小瑜：但你明明也記得。

斗仔：我想聽你說。

小瑜：好吧。那是一個冬天的傍晚，我正在回家路上。經過河堤的時候，聽到

一群狗的叫聲，還有一個很小很小的聲音，像在哭。那群狗圍著一顆很小的毛球，我仔細看才發現，原來那顆毛球是一隻小貓，那隻小貓全身都在發抖，發出細細的尖叫，當時我想也來不及想，就衝過去那群狗中間，狗嚇了一跳，盯著我看了幾秒，又開始狂吠，對我露出牙齒，耳朵向後折，隨時要撲上來。我就這樣看著牠們，那時我心裡完全是一片空白，沒想到要害怕也沒想到之後要怎麼辦，我看著牠們，看了大概有一百年那麼久吧，然後牠們居然就離開了。沒有咬我，也沒有怎麼樣，牠們就像約好的時間到了一樣轉頭就走。留下我跟那坨小毛球。那坨小毛球……

斗仔：就是我……

小瑜：你快睡著了，下次再講好了。

斗仔：繼續！

小瑜：好吧。那坨小毛球就是你。因為你一直抖一直抖，我決定叫你斗仔。你的右前腳上有一條疤痕，就是那時候留的，傷口很深，一片血肉模糊的，我不敢看，只把你用一條圍巾包起來，抱在懷裡，一路衝到最近的獸醫院去。醫生說，你牙齒斷了好幾顆，沒辦法判定年紀。只說，應該是成貓了，不過因為營養不良，才會看起來那麼瘦弱。我說沒關係，就把那一天當成你的生日吧。我從來沒有想過要養貓。但當時我好像沒有選擇。你記得那條大圍巾嗎？紅色羊毛的那條？斗仔？

（斗仔已經睡著了。小瑜從櫃子裡翻出了那條大圍巾，蓋在斗仔身上。）

小瑜：以前你老是喜歡窩在這條圍巾上面睡。你看，都被你抓出鬚鬚了，我還是捨不得丟。

（停頓）

我不知道還能這樣多久。你以前真的好小小，一個女人配一隻貓，剛好。但是現在……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還能像現在這樣多久。

(她的手機響起)

小瑜：你到了？我馬上下去。

(小瑜收拾好過夜的衣物，關上燈。她猶豫了一下，又打開了一盞小燈。她設定好保全，離開)

(過了一會，斗仔醒來，發現自己被關在家裡)

(他先是在房間裡搞破壞：把高處的東西推下來、抓沙發、打翻茶杯……接著站在落地窗前看著外面。他伸手撥動窗上的鎖，但尚未找到打開的方法。他用大圍巾包裹住自己。當他走向窗戶，準備開鎖時，燈光轉暗。)

S7

時間：當天凌晨

地點：高架橋下

(一大堆報紙，堆在幾個攤平的紙箱上，裡頭躺著一個街友。她是一個非常胖的女人。斗仔走上前，蹲在旁邊聞聞嗅嗅，端詳了一會)

(斗仔用雙手交替推著那堆報紙堆，吵醒了街友)



街友：做什麼？

（斗仔嚇得跳開）

街友：新來的啊？閃邊，這裡是我的地盤。

（斗仔盯著她）

街友：不用看了，我對底迪沒興趣。滾。

斗仔：你……

街友：又怎樣？

斗仔：你……去哪裡弄到這麼大的紙箱？

街友：離家出走啊？

斗仔：嗯。

街友：哎，你這種我見多了，不用一天就會哭哭啼啼回去找媽媽了。你不用找紙箱，在這邊隨便找個溜滑梯下面窩一窩就過去了，不然就去網咖。現在那些小鬼都會去網咖，缺點是很快就會被找到就是了。

斗仔：你在這邊很久了嗎？

街友：不然呢？你瞎啦。

斗仔：沒有啊，我看得見。

街友：我不是說你……算了。

斗仔：我才不會哭著回去。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街友：隨便你。

（街友騰出一些空間給斗仔，斗仔擠進那個紙箱上）

斗仔：你叫什麼名字？



街友：啥？

斗仔：我叫斗仔。

街友：哈。什麼名字，不需要那種東西。

斗仔：什麼？

街友：所謂名字，就是給別人叫用的。如果沒有人要叫你，你就不需要什麼名字。幹我們這一行的，不會有人要叫我們，要叫，最多也是叫「喂」就好了。

斗仔：喂。

街友：喂是你叫的嗎？

斗仔：對不起。

街友：隨便。反正我們不需要名字這種東西。這種東西其實就是別人對你不負責任的期望，憑什麼我要替他們任性的結果受罪？

斗仔：你不喜歡你原本的名字嗎？

街友：它蠢斃了。

斗仔：是什麼？

街友：比你的更蠢。

斗仔：什麼？

街友：我幹嘛告訴你。

斗仔：你一定真的很不喜歡你真正的名字。

街友：我告訴你，老娘爽叫什麼就叫什麼，我才沒有什麼他媽真正的名字，我今天爽叫這個明天爽叫哪個，你管得著嗎？

（停頓）

街友：反正也不會有人要叫我。喂，名字這種東西，是用來被想念，用來被記得的。我已經用不上了。

斗仔：就算沒有名字，也可以想念，也可以記得啊。



街友：啥？

斗仔：我不知道你的名字。但我會記得你。

（長停頓）

街友：那邊。

斗仔：什麼？

街友：紙箱。我從那邊弄來的。那裡有一家電器行，傍晚去，可以撿到很不錯的紙箱。你動作要快，不然會被那群他媽虛偽的慈濟全部收走。操他媽的假慈悲。

斗仔：今天應該不用了。有人在叫我了。

街友：哼。

（斗仔離開，轉頭）

斗仔：你到底叫什麼名字？

街友：滾啦！

（街友拿報紙扔斗仔，斗仔逃下。街友坐在飛揚的報紙中笑了，同時，場外傳來叉子敲打罐頭的聲音，街友聞聲而去。燈暗。）

S8

時間：隔天

地點：小瑜的公寓

（警鈴大作。燈亮，陽光透過開著的落地窗灑進室內，窗簾飄動，小瑜

一個人在房間內，一面講電話，一面試著解除警鈴)



小瑜：是，不好意思，謝謝你關心……對，應該只是我設定錯了，沒事……沒有少東西……抱歉，真的很對不起。抱歉吵到你們了。嗯，好。拜拜。

(她終於找到遙控器，解除警鈴)

(她累癱在沙發上。一會，她踏出窗外張望一下，又她從傢俱背後拿出之前摺疊好藏起來的紙箱，開始把它黏回原狀。進行到一半，她去穿外套，拿鑰匙，準備出門去找斗仔。她拿起那條圍巾，卻發現圍巾整條濕淋淋的。她聞聞圍巾，停頓)

小瑜：又來了。又亂尿尿。

(她無力地倒在沙發上)

(她起身，開始收拾自己的行李)

(燈光變化，時間推移，好幾個畫面，都是小瑜獨自在家裡等待斗仔回來。在幾個畫面中，她漸漸收拾完兩個行李箱的東西，把圍巾洗好晾好。紙箱一直沒組完。)

(直至夜晚，開始下雨。到了隔日清晨，小瑜等到撐不住，睡著了。斗仔的身影出現在落地窗外，他全身髒兮兮的。他一進來，看見紙箱，就直接想鑽進紙箱，弄出很大的聲響)

小瑜：你回來了！？你跑去哪裡了？怎麼弄得這麼髒？



(停頓)

小瑜：這麼髒不准進來。

(停頓)

小瑜：我幫你洗澡。

斗仔：我不要洗澡。

(他舔自己的手臂)

小瑜：你要洗。

(她拿出一條濕毛巾，為斗仔脫下上衣，開始替他擦澡。斗仔沒有反抗，靜靜坐在那裡給她擦)

你記得嗎？以前每次要幫你洗澡，我都累死了。要先趁你睡著的時候偷偷把你指甲都先剪掉，然後趁你剛醒來神智不清的時候把你抱進浴室，但每次你還是拼命反抗，搞得每次你洗完我自己也要洗。到底為什麼那麼討厭洗澡？

斗仔：如果我不討厭洗澡，你會讓我留下來嗎？

小瑜：你在說什麼啊。

(停頓)

斗仔：這個房間太小了。



小瑜：嗯。

斗仔：我今天遇到了一個人。

小瑜：什麼？

斗仔：我在橋下看到他的。他在睡覺。他跟我一樣睡紙箱。他的衣服也很髒，但是他睡得很熟，經過他旁邊的人，沒有一個會去煩他，他們好像當他不存在。

小瑜：你看到的那個是流浪漢。

斗仔：我以前也是流浪漢啊。

小瑜：你不一樣，你是流浪貓。

斗仔：那有什麼不一樣？我覺得他跟我一樣。

（停頓）

斗仔：也許那樣比較好。

小瑜：哪樣？

斗仔：像他那樣啊。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沒有人會管我，很自由。

小瑜：你以為那麼容易嗎？想吃沒有得吃，想睡沒有地方睡，對，是沒有人會管你，但是也沒有人會在乎你。

斗仔：你啊！你在乎我。

小瑜：……對。但是自由沒有那麼簡單的。自由其實就是孤單。

斗仔：那沒什麼不好。

（停頓）

小瑜：我要搬家了。

斗仔：搬家？

小瑜：我要搬去跟他住。



(停頓)

斗仔：那我呢？

小瑜：我不知道……

(停頓)

斗仔：妳不應該許那個願的。

小瑜：我知道。

斗仔：所以妳希望我走嗎？

(小瑜搖頭)

斗仔：還是我繼續住在這裡？

(小瑜搖頭)

斗仔：不然妳要帶我去嗎？

(小瑜搖頭)

斗仔：算了。我不該問妳的。不關妳的事。是我我自己的。是我我自己的。

(停頓)

妳也是妳自己的。



(停頓)

小瑜：你指甲太長了。

(她從背後抱著斗仔，幫他剪指甲。很安靜，只聽得見剪指甲的聲音)

小瑜：對不起。

(斗仔轉身，抱著小瑜)

小瑜：我過去總是想像，你變成人之後，就能這樣抱著我，用一個男人的身份，
抱著我。但我沒有想到會是這樣子的。

斗仔：我可以當妳的暖爐。

小瑜：斗仔，對不起，對不起……

斗仔：閉嘴，妳很吵。

(安靜。他們繼續擁抱。斗仔舔了小瑜的臉頰一下，小瑜先是愣了一會，
接著也親了斗仔的臉。兩人愈靠愈近，即將親吻)

(落地窗後，男人出現，小瑜嚇了一跳)

小瑜：你什麼時候來的？

男人：他是誰？

(斗仔看著男人)



小瑜：他……他……

男人：你看起來很眼熟，我在哪裡見過你？

小瑜：他——是我弟弟！

(燈急暗)

S9

時間：三十分鐘後

地點：小瑜的公寓

男人：你說他小時候被狗攻擊，撞到頭，然後就出現這樣的症狀？

小瑜：呃……對呀。你看他手上還有疤痕。

(停頓)

小瑜：他平常沒有跟我住。

男人：你說他是幾歲的時候頭腦受到重擊的？

小瑜：幾歲……

(停頓)

斗仔：我五歲的時候。

小瑜：五歲，對，五歲。

男人：後腦勺這裡嗎？

斗仔：我不知道。

男人：嗯。有可能是重擊之後血塊壓迫所致的後遺症。你還記得當時的情況嗎？



小瑜：你餓不餓？我有煮咖哩。

斗仔：又是咖哩？

男人：我推測你沒有辦法獨自待在密閉的空間太久？

小瑜：誰都不喜歡獨自待在密閉的空間太久吧。

斗仔：我很喜歡啊。

男人：喜歡？

斗仔：紙箱。我最喜歡紙箱。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要剛剛好能夠塞進去的紙箱。

小瑜：好啦，那不然我們出去吃。

男人：你什麼時候開始發現自己喜歡紙箱的？

斗仔：有什麼好發現的？喜歡不就喜歡嗎。

男人：有意思。

小瑜：巷口有一家新開的義大利麵。

男人：妳那麼餓？

小瑜：也沒有……

男人：那你會有怕水的情形嗎？

斗仔：你問題很多。

小瑜：對啦，他累了。先讓他休息，我們出去吃飯。

斗仔：下雨我不怕。

男人：游泳呢？

斗仔：沒試過。

男人：洗澡呢？

斗仔：我不需要洗澡。我會自己保持乾淨。

（斗仔舔自己的手）

男人：他常常這樣嗎？



小瑜：斗仔，好了，不要舔。

斗仔：（邊舔）為什麼不能舔？

小瑜：抱歉。他的壞習慣。

男人：習慣是一個人的縮影。從習慣裡面，我們可以觀察到很多有趣的線索，
而這些線索，就會把我們指引向真理。懂嗎？

小瑜：大概吧。

男人：很好。妳剛剛說他叫什麼？斗崽？

小瑜：他叫斗仔。那是綽號，乳名而已。肚臍的那個斗仔。小時候就這樣叫的
啦。

男人：斗崽。

小瑜：是斗…沒事。

斗仔：啥？

男人：你飲食上有沒有特殊偏好？

（停頓）

你有沒有什麼最喜歡吃的東西？

小瑜：他什麼都吃。

斗仔：魚罐頭。

小瑜：尤其是魚罐頭。

男人：魚罐頭啊。斗崽，我工作的醫院那裡靠近漁港，你找一天來玩，我帶你
去我實驗室參觀，結束後再帶你去吃魚，好嗎？

小瑜：你要帶他去實驗室？我都沒去過……

男人：下禮拜一我休假。怎麼樣？你有空嗎？

斗仔：有啊。我只是有點懶。

（斗仔打了一個哈欠）



小瑜：他累了，下次再說吧。

男人：那不然，禮拜二，我來接你。

小瑜：那天我們不是說好要去挑禮服嗎？婚紗公司那邊都約好了。

男人：跟他們改時間就好了。

小瑜：好不容易才約到的……

男人：不然妳自己去試，或找個朋友陪妳去，反正我也沒什麼意見。

小瑜：可是……

男人：好了，就這樣吧！有什麼吃的？

斗仔：你們好吵，我想睡了。

（斗仔試圖鑽進那個組到一半的破紙箱）

小瑜：有咖哩。

（停頓）

斗仔：（和男人同時）妳不幫我黏好嗎？

男人：（和斗仔同時）那妳弄給我吃。

（停頓）

（小瑜離開去廚房，廚房裡傳出鏗鏗鏘鏘的聲音）

斗仔：喂！我的紙箱呢！

男人：我幫你黏吧。

(男人開始用膠帶把紙箱組合起來，斗仔默默地看著他)



男人：好大。哪來這麼大的紙箱。這裡都破了。

斗仔：我之前也覺得很大。久了就習慣了。

男人：這原本裝的是……

(檢查紙箱上的字樣)

營業用冰櫃。原來如此。

斗仔：隨便。我以前比較喜歡小一點的。

男人：小一點的？

斗仔：我那時候比較小。比較不佔空間。她嫌這個太佔空間了。但這明明是她自己搬回來給我的。

男人：你想不想要更大的紙箱？我實驗室上禮拜新進了一些儀器，紙箱很多。你要的話我叫助理留下來。

斗仔：大的？

男人：大的。你一定要來我那裡看看。

斗仔：好。

男人：好。

(男人撥手機，壓低聲音講)

男人：喂，咪咪，是我。妳準備一下，下禮拜二有一個病例。對。

(停頓)

什麼？找不到？五千片的盒子裡面只有四九九九片？妳算過了嗎？我藏

起來幹嘛？好。我在忙，乖，待會再說。

(小瑜端著一盤咖哩進)

男人：又是咖哩？鈉和GI都過高了。

小瑜：我剛剛不是說過了嗎？你在講什麼電話？

男人：工作。

小瑜：問一下嘛。

男人：早知道出去外面吃。

(男人端起咖哩)

小瑜：不喜歡不要吃。

男人：又怎麼了？

小瑜：沒事。

男人：沒事，妳自己說的。

(停頓)

小瑜：反正你也不在乎。

男人：現在是怎樣？

小瑜：沒事。

男人：真的搞不懂妳。我每天工作已經夠累了，好不容易有時間可以來找妳，
還要應付妳的情緒。

小瑜：應付？現在你覺得是應付了嗎？

男人：對，我很累。

小瑜：算了，你不懂。





男人：這就不對了。這世界沒有我搞不懂的東西。

小瑜：哈！你真的這麼想？

男人：只要我想了解，沒有做不到的。

小瑜：好。我。

男人：什麼我？

小瑜：你從來就不了解我。

男人：「人」是太不 stable 的因素了。一個人不可能了解另一個人，就算了解也不能證明，不能證明的事情，就不存在。

小瑜：大教授，不是這樣的。

男人：你要 challenge 我的論點嗎？

小瑜：你可不可以不要這樣跟我講話？我是你的情人，你的未婚妻。不要把所有人都當成你的學生好嗎？

男人：我只是跟妳分享我的經驗。

小瑜：夠了。

男人：不然妳告訴我有什麼例子可以證明我說的不對。

小瑜：了解不需要證明。

男人：怎麼會不需要？

小瑜：當你知曉一個人了解你，就算沒辦法證明，也不會阻止你繼續相信他確實了解你。因為你就是知道。

男人：妳不能這麼武斷地假設。

小瑜：我沒有假設……我相信。

男人：不行，建立一個假設，得要先有病例，沒有病例，就不能假設，不能假設就不能證明，不能證明，就不存在。沒有人拿自己當例子的，太不科學了。不要吵這個了。飯給我。

（男人拿過咖哩飯，開始吃。小瑜看著睡著的斗仔，取下晾乾的圍巾，為他蓋上）



小瑜：真正的相信……不需要證明。

S10

時間：當天夜晚

地點：高架橋下

（斗仔圍著紅圍巾，蹲在路邊。街友一邊從衣服裡拿出一大卷衛生紙，一邊小跑步回到他的基地。她把衛生紙分成一小份一小份，疊成約兩公分厚的長方形，再放入塑膠袋內，斗仔在旁邊看）

斗仔：你在幹嘛？

（斗仔伸手想幫忙，但被街友甩開）

街友：走開，你手很髒。

斗仔：你的就比較乾淨喔？

（停頓）

街友：你又來做什麼？

斗仔：這到底是幹嘛用的？

街友：月經啦。

斗仔：那是什麼？

街友：你們學校沒有教嗎？

斗仔：我沒有上學。

街友：就是每個月會流血。操他媽的流個有屁用。



斗仔：喔，那個啊，我知道。

街友：啥？

斗仔：她上廁所的時候我有看到。

街友：你媽喔？

斗仔：衛生紙上都是血。很噁。而且她還會聞一下才丟到垃圾桶。

街友：你不會聞喔。

斗仔：也會啦。

街友：你都跟你媽進廁所？

斗仔：洗澡也會啊。但她最近都不讓我跟了。

街友：正常。

(停頓)

斗仔：我想像不出來那是怎樣。下面流血。我之前把蛋蛋割掉的時候有流過，
但不太一樣的樣子。

街友：啥？

斗仔：她說的，說怕我亂尿尿，還說這樣對身體比較好什麼的，有一天下午她
開了一個罐頭給我吃，我吃完很想睡午覺，睡醒來，發現自己在醫院，
蛋蛋沒了。

街友：你媽真怪。

斗仔：她也不算是我媽啦。

街友：那她是你的誰？

斗仔：幹嘛一定要規定誰是誰的誰？

街友：有道理。

(停頓)

街友：每次要想辦法弄到這個真的很麻煩。市政府那邊現在換了一個替代役，操他媽當兵當得那麼認真幹嘛？整天守在廁所門口，老娘在外面晃了好久才抓到空檔溜進去。還好我這個體型，把整捲衛生紙塞在衣服裡面他也看不出來。

斗仔：你不會直接進去？

街友：他那個臉色我看了就不爽。為了不讓他在我屁股下為國捐軀，我還是要等他閃遠點再進去。

（斗仔盯著街友的屁股）

街友：想體驗看看被坐死的感覺嗎？

斗仔：不用不用。

（停頓）

你很喜歡坐在別人身上嗎？我之前也很喜歡。但現在她不准我再坐了，說我太重。

街友：你說你媽啊。我是說……哎，你知道我說誰。麻煩。

斗仔：對。

街友：你當時怎麼沒有努力保住你的蛋蛋？

斗仔：蛋蛋有什麼好重要的。

街友：傳宗接代啊。

斗仔：沒興趣。

街友：喔。

（停頓）



拿來幹炮，拿來爽啊。

斗仔：我倒是只看過，沒試過。

街友：又是你媽啊。

斗仔：她不是我……

街友：我懶得講啦，反正你知道我是說誰。

斗仔：對。她常常帶不同的人回來。但我也很久沒看到過了，她最近都會先叫我出來，像今天這樣。

街友：原來如此。

（停頓）

女生比較麻煩。我說有沒有月經有沒有蛋蛋這回事。我希望我沒有那個，叫什麼，子宮什麼來著的。我又用不著。用不著的東西留著幹嘛。每個月還給我找麻煩。在街頭要保持乾淨已經他媽夠困難的了。我哪來那種閒錢買什麼該死的衛生棉。

（停頓）

你沒蛋蛋也好，省得乾淨。沒有蛋蛋你就不會想什麼有的沒的，不會像公園那邊那個誰，上回居然糊塗到跟蹤一個女的，還熊抱人家，結果被抓去關，那個女的還嚷嚷說要閹了他。哼，我看那女的也沒比我漂亮，在那邊跩得咧。

斗仔：抱人家就會被抓去關嗎？

街友：如果你是一個髒兮兮的臭老頭，就會。

（停頓）

街友：再等幾年。再等幾年老娘就不用再忍受這他媽的月經了。我巴不得趕快變老，老一點比較省事，也比較好要錢。也不會有人在那邊說什麼，好手好腳的年輕人幹嘛不去工作，還有那些小女生，看到我屁股上那一灘血就在那邊矮額矮額的尖叫。操。操他媽的月經，操他媽的子宮，操他媽假好心的路人。

（在街友的叨念中，斗仔一溜煙跑了。直到街友念完，她才發現斗仔不見。）

街友：喂！你去哪了？

（不知道從哪裡飛出一包衛生棉，落在街友的腳邊）

街友：好樣的。

（斗仔跑出，喘著氣）

斗仔：還好她還沒回來。平常她都差不多這個時候回來。我得走了。

街友：等一下！

斗仔：什麼？

街友：我的名字。你不是想知道我的名字？

斗仔：不用了。我走啦。

（斗仔離開，又停下）

斗仔：如果你要的話，我可以帶你去，我記得那家醫院。那家把我蛋蛋拿掉的醫院。如果你想的話啦。



街友：我哪有那個錢。

斗仔：他們也有在免費做，如果你在外面流浪，你就可以免費做手術。你也是吧？

街友：是什麼？

斗仔：跟我一樣。

街友：啥？

斗仔：跟我一樣是貓變的。

（停頓）

街友：你在說什麼，聽不懂啦。

斗仔：是嗎……

（街友從報紙堆裡拿出一個魚罐頭，打開，發出啵的一聲）

街友：全世界他媽最好聽的聲音。

斗仔：讚。

街友：嗑完再回去吧。

斗仔：沒問題。

（兩人大吃）

斗仔：對了，你有去過一個在漁港旁邊的醫院嗎？不是把我蛋蛋拿掉那家。

街友：什麼醫院，阿災。吃。

斗仔：對，吃。

（兩人繼續大吃。燈暗）



S11

時間：下午

地點：大學醫院的實驗室

（這是男人的實驗室。他坐在一張黑色皮椅上，旁邊是穿著迷你護士服，頭上還戴著可愛貓耳朵的女助理咪咪）

男人：來了嗎？

咪咪：去尿尿。

男人：把他的資料念給我聽。

咪咪：你那天為什麼不來幫我找拼圖？

男人：念。

咪咪：男性，三十八歲，身高 176 公分，體重 74 公斤，有痛風病史，進行飲食控制中，精神狀況大致正常，除了兩年前離婚後轉移至權力的極度渴望，以及非典型的動物系性愛妄想，推測這是婚姻破裂的主因……

（停頓）

咪咪：喵～。

男人：夠了。念妳的資料。

咪咪：好啦。年齡不明男性，言語失常，妄想。對幽閉空間的特殊偏好，括弧，紙箱。空間認知異常，對自己的年齡認知異常。查無就醫記錄。外國人嗎？

男人：不確定。

咪咪：（做筆記）國籍不明。

男人：妳幹嘛穿成這樣？

咪咪：好玩呀。今天的病例不是有「我是貓」幻想症候群嗎？

男人：不要亂取名字，還有，把妳的貓耳朵拿下來。

咪咪：可是我是小野貓呀，怎麼可以把耳朵拿下來呢喵～？



(外面傳來抓門的聲音，咪咪開門，斗仔進，頭上黏滿貼片)

咪咪：你不會敲門嗎？

斗仔：你們的廁所沒有砂，我只好尿在外面那盆花裡。手沾到了。

(斗仔繼續在門上擦手)

咪咪：那棵是仙人掌耶！

男人：我再買一盆給妳。先記下來，排泄行為異常、使用手的行為異常。

(咪咪振筆疾書)

斗仔：我可以把這些東西拿下來嗎，黏黏的好奇怪。

男人：我不是說過要先把頭髮剃掉再黏貼片嗎？這樣怎麼測量準確的數值？

咪咪：我試過了，他死也不讓我碰他的頭髮。說那是他身上僅存的毛，他絕對不會讓任何人動他一根毛。

男人：嗯。毛髮執念。有趣。記下來。

咪咪：你記這麼多到底有什麼用？

男人：給我看他的 CT。

(咪咪將一張腦部攝影貼到 X 光片牆上)

男人：看起來很正常。

咪咪：除了這裡。

（她用鐳射筆指著投影片上的一個小黑影）

只有一點點，幾乎看不見。

（斗仔撲向那個鐳射筆紅點）

咪咪：小野貓，請不要這樣。

（停頓）

這應該是顱內出血的血塊，但據我所知這並不會造成任何像他身上的症狀……

（斗仔再度撲向紅點）

喂，人家正在報告……

男人：沒關係。咪咪，妳先出去。

咪咪：可是……

男人：先出去。鐳射筆留下來。

咪咪：（把鐳射筆放在桌上，轉身阻止斗仔把頭上的貼片拔下來）所以你知道他是怎麼了嗎？

男人：不知道。但他很特別。我們有可能發現了新的症候群。

咪咪：才一個人。

男人：症候群指的是很多種症候，不是很多人，很多人叫做人群。

咪咪：你不用把我當白癡。



男人：我沒有。

咪咪：林醫師，我是說，林叔叔——你不要生氣，人家是因為很喜歡你才跟你這樣說的。你們這些醫生，恨不得在每一個細菌、症狀、患者身上標上你們的名字，可是這樣真的有必要嗎？我知道你對我爸在你的研究成果上面掛名那件事耿耿於懷。但在地區醫院當主治醫師，生活穩定，有什麼不好嘛？真不知道把自己的名字加在一些恐怖的病前面到底有什麼好的，你們幹嘛都那麼想往醫學中心擠。

男人：不，院長那件事我早就不介意了。

咪咪：你說謊。他搶了你的研究成果，還搶了你的老婆。你怎麼可能不介意。

男人：妳先出去。

咪咪：你跟我爸一模一樣。要不是你們那麼想成名，也不會犧牲掉家庭。我打賭你小孩看到你都認不出來，跟我對我爸一樣。我沒差，反正我媽已經死了那麼久，他愛怎樣就怎樣。你可別以為我是喜歡你才來這裡工作的。只是好玩而已。

男人：算了，妳愛待著就待著吧。

（男人拿起鐳射筆，指向不同地方。斗仔像被控制一樣猛盯著移動的紅點）

男人：有意思。

（男人收起鐳射筆。斗仔還在找紅點）

男人：抱歉，原本跟你約好禮拜二的，但我實在是有些問題想請教。

斗仔：沒差。反正我也沒事做。

（斗仔還在找紅點，男人利用鐳射筆引導他的視線到自己身上）



咪咪：你圍著那條大圍巾不熱嗎？

斗仔：熱啊。

咪咪：那你幹嘛圍？

斗仔：這樣我才找得到路回家。上面有味道。就是——

男人：（打斷）我們開始吧。斗仔，我有幾個問題想問你。（對咪咪）幫我記。

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覺得自己是一——是——

咪咪：貓？

男人：貓。妳記妳的就好。

（咪咪為斗仔接上一些測量的線路，連接至一台會發出規律嗶聲的電腦）

斗仔：什麼什麼時候？我本來就是貓。

男人：好。你可以為我描述你的身材、毛色嗎？

斗仔：就是你看到的這樣啊。我以前的毛很多很長喔，她有時候會抱怨衣服、被窩上都是我的毛，尤其是換季的時候。但我也沒辦法。

男人：好。那——身為一隻貓，生活上有什麼不方便的地方嗎？

斗仔：也還好，自從我沒有毛之後，有時候會冷，但我覺得穿衣服出去身上感覺很奇怪……對了，只有圍巾圍起來比較不會奇怪。所以我都有圍圍巾。

男人：好。我有一些圖片想給你看，看完之後，請你描述你的感覺？

（男人對咪咪示意，咪咪拿起桌上的一疊圖片，瞄了一眼）

咪咪：哇靠。

男人：噓。拿來。

（男人接過那疊圖片，一張一張秀給斗仔看，先是一些 AV 女星圖，再

換成一些可愛的貓咪照片。斗仔無動於衷，電腦的嗶聲也持續保持規律)



男人：你有沒有對哪一張特別有感覺？

斗仔：這些女生是很漂亮。

(男人示意，咪咪伸手摸摸斗仔的褲襠，對男人搖搖頭)

斗仔：喂。好啦，我是很喜歡，但是沒辦法，我現在已經沒啦。

咪咪：要不要人家來試試看？我可以演人也可以演貓啲。

男人：你結紮了？

斗仔：對啊，她帶我去弄的。

男人：你姊姊？

(電腦的嗶聲加快)

斗仔：對。

男人：——好。那就讓我們來討論你姊姊吧。你知道，我們要結婚了。我想多知道一些她的生活習慣。她的過去。你應該最了解了。

咪咪：哼，怕啦。

(停頓)

男人：你跟你姊姊關係怎麼樣？她說你們之前不住在一起，她常常跟你見面嗎？

斗仔：算有吧。

男人：她平常朋友多嗎？

斗仔：啥？

男人：我就直說了。我想知道她有沒有騙我。她說我是她的初戀。



斗仔：初戀？

男人：這很重要。

咪咪：對，超重要。

斗仔：你覺得她騙你嗎？

（電腦的嗶聲更快）

男人：她不像。

（停頓）

男人：我是很認真要跟她交往的。離婚之後，我原本不認為自己還會想再結婚。

但是遇見她之後，我居然開始不確定了。

斗仔：她說你有個小孩？

男人：對，一個小男孩，十歲，念小學三年級。跟我前妻住。也是我之前太少在家了，他根本不太理我。之前會認識你姊姊，就是因為就是去買玩具給他。但沒用，他比較黏那個傢伙。

咪咪：對啊，所以最後玩具都變成我的。

斗仔：啊？

（嗶聲變慢）

咪咪：很複雜啦，簡單來講，就是他老婆被我爸，也就是他的指導教授拐走，然後他兒子就變成了我弟弟，現在他老婆和他兒子全都愛我爸，只有我一個人愛他。

（停頓）



幹嘛瞪我？補充說明一下嘛。

男人：謝謝妳的說明，妳可以下班了。斗仔，除了最後一個部分之外，大致就是這樣。

咪咪：可是人家想留在這裡聽小野貓講他的故事。

男人：明天也休假吧。

咪咪：好啦！拜託不要剝奪我跟你在一起的權利。我現在就走了喵。

（咪咪下）

男人：所以希望你能告訴我一些我需要知道的事。這是為了我們每一個人好。

斗仔：你是說，假設她不是你期望的那樣，你可能就會放棄跟她繼續下去？

男人：也許。

（停頓）

斗仔：你相信我？

男人：你看起來不會騙人。

斗仔：她有一段時間常常帶一個很高的人回來。

（囉聲變快）

男人：然後呢？

斗仔：那個人年紀比她大。那個人會親她，跟她平常親我那種不一樣喔。她的臉就會變得紅通通的。然後那個人會把我推出去。我不喜歡他，他有時候會用腳踢我，雖然輕輕的，但還是很粗魯。要請別人出去的時候怎麼可以用腳推？所以我就會故意在他們忙的時候把門推開溜進來。



男人：忙什麼？

斗仔：也沒什麼。那是很久以前，也許是我記錯了，嗯，很有可能是我記錯了。

（停頓。嗶聲變慢）

斗仔：之後你要注意，她很怕冷，冬天的時候手腳冰得像冷凍鱈魚片一樣，有一次我不小心舔了一下，舌頭就黏在上面……我是說冷凍鱈魚片。反正，冬天的時候我們都會一起睡。

男人：睡在同一張床上？

斗仔：她太怕冷了。我也是。這是習慣。

男人：是嗎？你們從小就一起睡啊？

斗仔：算吧。

（停頓）

她很需要人陪她的，特別是睡覺的時候。

男人：那……假設有其他人在的時候你也會一起睡嗎？

斗仔：之前都會啊。

男人：三個人一起？

斗仔：對。我會夾在他們中間。有時候也會換位子啦，我大部分時間在上面，有時候也會在下面。但後來她說她不想要我再這樣了，大概是因為你。她最近連髒話都很少罵了。在認識你之後。雖然我也不覺得需要把話分成髒的還是乾淨的。

（停頓）

男人：你記不記得你母親的事？昨晚小瑜說她很久才回家一次。



斗仔：對啊。我都快忘記我媽了。

男人：她還說媽媽很擔心她，希望她趕快結婚。

斗仔：好像是有這麼一回事。

男人：你母親是怎樣的人？我該帶什麼東西去拜訪比較好？下禮拜你也一起去吧？

斗仔：你問題有夠多。我又不知道她喜歡什麼。我連她長什麼樣都記不起來了。

她要是看到我現在這樣子一定也認不出來。

男人：母親怎麼可能認不出兒子。

斗仔：那可不一定。

男人：你是像爸爸還是像媽媽？

斗仔：啊？

男人：小瑜說她比較像媽媽。但你們兩個長得一點也不像，要不是那天她自己說了你是她弟弟，我還真的要以為你是哪裡闖進來，來路不明的男人。
哈哈。

斗仔：我不知道。

男人：啊？

斗仔：我不知道我像誰。可能誰都不像。我根本不知道我爸是誰。

（停頓）

男人：我很遺憾。

斗仔：我不遺憾，我根本沒差。

男人：同母異父啊……不太單純呢。

斗仔：我沒有什麼好瞞你的，我不會背叛她，但我也不能騙你。我只能跟你說到這邊。對了，什麼是單純啊？

（小瑜進來，咪咪跟在後面，電腦的嗶聲又變快）



咪咪：對不起，我攔不住她……

小瑜：你怎麼在這裡？她是誰？

咪咪：我是小野貓咪咪。妳又是哪位？

男人：你姊姊來了。

斗仔：那你可以帶我去拿紙箱了嗎？我跟她回去。

（斗仔再度開始拔頭上的貼片）

小瑜：你真的帶他來了？

男人：他想來參觀。

斗仔：還有新鮮的魚。在哪？

小瑜：你應該先跟我說，我在附近的公園都找不到他，後來還是高架橋底下一個流浪漢跟我說的……

斗仔：那個人是女的啦。

咪咪：（對斗仔）她就是你的姊姊？（對男人）她就是我的敵人？

男人：好了，現在有比吵這個更重要的事。

小瑜、咪咪：你說我吵？

斗仔：紙箱咧？

男人、小瑜、咪咪：不要吵！

（停頓）

小瑜：斗仔你想不想出去晃一晃？

男人：妳帶斗仔去找他的紙箱。

咪咪：我還想說你為什麼不讓我把回收拿給阿公阿嬤，原來是要給他。

小瑜、男人：去去去！

(斗仔和助理分別被小瑜、男人推著往門口走，離開)



S12

時間：當日稍晚

地點：大學實驗室

小瑜：你明明早就發現了，為什麼不告訴我？

男人：如果我告訴你，那就證明了這是真的。但這不合理。一個人怎麼可能被貓附身。

小瑜：怎麼不可能？我看你那助理小妹就是被貓附身。

男人：她只是個小鬼，愛玩。

小瑜：是喔，那你跟她玩得愉快嗎？

男人：不要這樣，她是我老闆的女兒。

小瑜：你玩很大嘛。

男人：我們不要吵這個，回歸正題。你到底為什麼要說斗仔被貓附身？

小瑜：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沒辦法解釋的，而且他也不是被附身，他就是貓。

男人：在我弄懂之前，我是不會相信的。

小瑜：你不要每件事情都想找解答好不好！

男人：那妳呢？

小瑜：什麼？

男人：妳也有很多事情是我看不清楚的。在我弄懂妳之前，我是不會相信的。

小瑜：什麼意思？

男人：手機給我。

小瑜：幹嘛？

男人：給我。

(小瑜把手機拿給男人，男人查了一下電話，撥通)



男人：您好。是巴黎臺北婚紗嗎？我有預約，陳雁瑜試禮服。明天我們先取消。下禮拜也先不用。對，先不用。先這樣，我再跟你們聯絡。

小瑜：現在是怎樣？

男人：妳就說吧。

小瑜：說什麼？

男人：妳沒告訴我的。妳在認識我之前的經驗。不要隱瞞，妳弟弟都跟我說了，如果他算是妳弟弟的話。

小瑜：那天是怕你誤會才說他是我弟弟。

男人：弟弟的事待會再說。

小瑜：你一定要這樣嗎？我是你的未婚妻哪。

男人：未婚妻？我不確定。

小瑜：你真的想聽？

(男人盯著她)

小瑜：好。你不要嚇到。你不是我的第一個對象。

男人：不意外。

小瑜：當然也不是第一個男友，更不是第一個男人。你滿意了吧？

男人：意料之內。

(停頓)

我在等妳往下說。

小瑜：你還想知道什麼？

男人：妳到底還隱瞞了什麼？知道妳對我說謊之後，我幾乎不認識妳了。我不

確定妳到底是怎樣的人，不確定是否能相信妳說的話，尤其是妳現在愈說愈誇張，甚至還說妳弟弟是隻貓。



小瑜：他是。

男人：妳看，這樣要我怎麼相信妳。

小瑜：他是。我早就知道你不會相信我。還有更誇張的，你聽了可別嚇得逃跑。你不僅不是我第一個男人，事實上我根本不知道你是我第幾個男人。

（停頓）

嚇到了吧？

（停頓）

一開始我以為我要的是一瞬間的快感。我第一次一夜情，他是分公司來的督導，工作結束之後吃了飯喝了一點，他帶我回飯店，公司付錢。他低下頭吻我時，我腦中閃過一個念頭，我不能回頭了。我要的只是快感，只要快感就好。我們一起睡著，隔天，我很早就醒了，他一直賴在床上，十點，我想總該起來了吧，但不，他翻過身又睡著，十一點、十二點，我不想自己離開飯店，於是就盯著他的後腦勺，等他醒來。直到我真的得去上班了。我搖醒他。直到看見他揉著雙眼的動作，我才發現，他根本沒睡著。他是裝的，他在等我自己走。這是規矩。離開時我忍不住問了一句：我們還會再見面嗎？話一出口，我就知道我太不上道了。他說，他不知道。

隔天我就發現我整個人都不一樣了。我覺得自己好像一個裝過食物的塑膠袋，被人丟棄在夜市的角落。輕飄飄的，裡頭沾滿油污。我說服自己我們只是各取所需，我並沒有損失什麼，他得到我，我也得到他，很公

平。但是那種空洞的感覺就是揮之不去。

我在家裡晃了三天，只有我的貓和我作伴。我抱著牠，發現我需要逃進某個人的擁抱裡，我迫切需要。於是我上網找，在生活中找，其實我要的不是快感而是一切尚未發生之前，那個人對我的渴望，一秒也好。我已經很久沒有被誰瘋狂地想要了。只要有人還想要我，我就能有那麼一刻，成為誰的寶貝。一秒也好。我沒辦法停下來。我追求的已經不是快感……我享受的是過程。我愛我的罪惡，不是罪惡的結果，而是罪惡本身。我覺得這樣很自由。為了自由我專挑陌生人。我還是留著他們的電話，但我不會打，再需要也不能打，第一次之後，我只接，不打……

我以為這樣就夠了。但那空空的感覺從來沒有離開過我。我想，也許我需要的是一個安穩的家，一個不會離開我的懷抱。一個想打電話或幹嘛時都可以沒有顧忌，直接找到他的對象，我是他的，他是我的。一隻貓配一個女人，不夠。我需要的是一個男人，一個屬於我的男人。

（停頓）

聽夠了吧？這樣你夠了解我了吧？信不信隨便你，反正我說是說了。

（停頓）

男人：妳想像力很豐富嘛。從哪裡抄來的？

（停頓）

是真的？

小瑜：千真萬確。

（停頓）

不，我編的。

（停頓）

是真的。

（停頓）

反正你不會信的。

（她看著手上的訂婚戒指）

小瑜：不錯嘛，你還在這，還沒落荒而逃。

男人：婚姻不過就是一個契約，約定雙方可以合法使用對方的身體。妳在還沒有簽約之前就隱瞞了事實，我為什麼還要跟妳簽約？

小瑜：對你來說只是這樣嗎？那之前說過的事，我們的家，我們的感情，你都不要了？

男人：我根本不應該考慮再結婚的。投資報酬率太低了。養小孩得花錢，陪老婆要花時間，這是嚴重的資源分配問題。

小瑜：我們可不可以不要再講理了？

（停頓）





你還愛我嗎？

男人：又來了。

小瑜：回答我。

男人：愛。

（停頓）

當我說愛我只是為了避免會有更多的爭論。愛歸愛，為什麼一定要討論要不要結婚呢？世界上沒有更重要的事情值得討論嗎？就算結婚，又能保證什麼呢？

（外面傳來貓叫）

男人：吵死了。

小瑜：為什麼一定要把你腦子裡想的全都講出來？

男人：對不起，我不會說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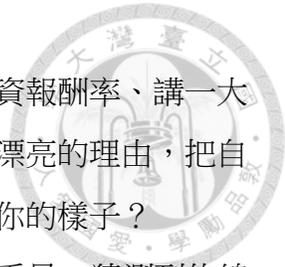
（停頓）

小瑜：不會說謊，很得意嗎？不會說謊，表示你沒有什麼過去值得掩飾，沒有什麼秘密需要守護，沒有什麼是只屬於你自己的。不要用那種眼神看我……我說了謊，但至少不是對自己說謊，不像你，我騙不了自己。

男人：你到底想要我怎樣？

小瑜：崩潰也好，流淚也好，大吼大叫也好……就是不要站在那裡，什麼表情也沒有！

（停頓）



如果你就是不想跟我繼續下去，幹嘛還要講一大堆投資報酬率、講一大堆契約，你不想，就說你不想就好了，為什麼還要找漂亮的理由，把自己偽裝成冷漠、理性、堅強，好像什麼事情都難不倒你的樣子？

男人：妳以為很容易？妳以為，明明觀察到的事情要裝作沒看見，猜測到的線索要裝作沒這回事，要保持冷靜、要置身事外、要絕對客觀，很容易嗎？

（停頓）

我告訴自己不能先入為主，不能在和妳交往時抱持任何假設，這樣對妳才是公平的。但是實驗結果是，我是男人，我也會嫉妒，妳不能一面跟我論及婚嫁，一面和一個來路不明的傢伙住在一起。一個實驗裡不能有兩個控制變因，這樣是違反實驗倫理的。

小瑜：拜託你不要用這麼一本正經的方式講這麼情緒化的話。

男人：我是在跟妳講道理。

小瑜：我到底是你的什麼？

男人：那不重要。重要的是妳是我的。

（停頓）

小瑜：變因。我只是你實驗中的一個變因，用來測試你到底還有沒有感情。

（小瑜再度盯著手上的戒指。她摘下它，放在桌上）

小瑜：對不起。

男人：為什麼？

小瑜：我說了謊。



(停頓)

他不是我弟弟。

男人：我知道，他是貓嘛。

小瑜：不，他不是貓，他是我男人。

S13

時間：與上一場同時

地點：實驗室的屋頂上

(斗仔拿著一個魚罐頭坐在實驗室的屋頂上，街友在他身旁，兩人腳邊堆著大量的大紙箱。地板上有個天窗，兩人盯著裡頭猛瞧)

斗仔：我好像搞砸了。

街友：別怪我，那女人可是買了秋刀魚便當給我，我只好告訴她說看到你跟那個人走。

斗仔：沒差，反正最後她還是會找到。

(停頓)

你怎麼爬上來的？

街友：你別管。

斗仔：這裡可是十樓。

街友：老娘在外頭混了這麼久可不是混假的。以我的身手，小case。

斗仔：也是。

(街友盯著斗仔手上的罐頭)



斗仔：有興趣嗎？

街友：解決它。

斗仔：你吃就好。

(後面傳來開罐頭的聲音。咪咪走近，街友和斗仔盯著她)

街友：妳誰啊？

咪咪：怎麼今天大家都在問我是誰？

街友：護士？

咪咪：不是。

斗仔：那妳怎麼在這裡？

咪咪：我爸是醫學中心的院長。他有錢。

街友、斗仔：喔。

(咪咪點了一根菸)

咪咪：我從小就看著他。我念國小四年級的時候，有一次是他開車來接我回家，他說我爸爸有刀要開，從此以後就一直是他來接我。我不知道為什麼學校離家裡明明走路只要二十分鐘，他也要天天開車來載我。從後座可以看見他左手無名指上閃閃發亮的結婚戒指，沒有裝飾，很簡單的一個銀色戒指。我常常一整天都期待著那二十分鐘，儘管在那二十分鐘裡通常只有我在說話，他總是說，他要專心開車。那時候我就想，只要能天天看著他，就算他結婚了，或者只把我當作往上爬的籌碼也沒關係。

(停頓)



街友：妳話很多。

咪咪：規定是只要妳手上有一根點著的菸，隨便妳愛講多長就講多長。

街友：誰說的？

咪咪：電影都這麼演。

（街友翻個白眼把手上的罐頭吃完）

咪咪：如果我們不那麼怕寂寞就好了。

（咪咪把魚罐頭遞給斗仔，斗仔又遞給街友，街友正要吃，又停下來）

街友：只有我一個人吃真他媽驚扭。都是你，害我開始不習慣一個人吃飯了。

斗仔：噁心。

（咪咪又開了一個魚罐頭給斗仔，並從她提著的袋子裡倒出一大堆的魚罐頭，其他兩人盯著那堆罐頭。斗仔拿著罐頭嗅了嗅，沒吃）

咪咪：反正人家囤了超多。現在用不上了。以前我都會去公園，只要一打開罐頭，就有好幾隻流浪貓湊過來，一邊呼嚕一邊吃。牠們需要我，我喜歡被需要。但最近出現了變態，聽說特別愛襲擊少女愛貓志工。所以我好一陣子沒去了。不知道那些小貓過得怎麼樣。

街友：妳穿成這樣，被變態盯上也是合理。

咪咪：我愛穿什麼是我的自由。就算我什麼也不穿，那也不代表什麼。貓還不是也沒穿衣服？

（停頓）



如果真的有下輩子，我想變成貓。整天無憂無慮，吃飽睡、睡飽吃，偶爾賣萌裝裝可愛就好，這我很擅長。

斗仔：妳又不是貓，怎麼知道貓是不是無憂無慮？

咪咪：你又不是我，怎麼知道我知不知道貓是不是無憂無慮？

街友：老梗。

斗仔：我就是知道。

（停頓）

咪咪：還要嗎？

街友：菸還是罐頭？

咪咪：隨便。

（咪咪為街友點了根菸。街友抽菸。三人看著天窗內）

街友：她要走了是吧？

斗仔：你怎麼知道？

街友：我就是知道。演來演去還不都是這幾套。要不你閃，要不他滾，都是這樣的。現在的房子太小了，住不下太多人。還是外面好，呼吸自由的空氣，爽。

咪咪：你當初也是離家出走嗎？

街友：勉強算吧。不對，我根本沒有家，談不上離家出走。

斗仔：你沒有家？

街友：沒有。家的意思是什麼靈魂另一半之類的，命運的羈絆，噁心。我不是誰的誰，一開始就不是。

斗仔：聽不懂。

街友：嘖。我家的那兩個後來生了小的。他們三個是同一類的，只有我不是，我自己一類。這樣懂嗎？

斗仔：明白。

街友：那一天早上家裡亂七八糟，他們去醫院的時候連我的飯和水都忘了，於是我就這樣自己在家裡待了兩天，只能喝浴室裡的積水。好不容易等到他們回來，他們連聲抱歉都沒有，還把我推到浴室裡，只管抱著那個小的嘍啾嘍啾咕嚕咕嚕的講一些莫名其妙吵死人的蠢話。媽的，我要是那個小的一定呼他們五十巴掌。總之我後來覺得他們麻煩得要命，管東管西的，像有一次我只是覺得那個小的一直哭很吵，就跳過去想看看，他們居然像看到鬼一樣亂叫，說我嚇到那傢伙了。操他媽寶貝那個小的好像他是什麼好東西一樣，他只是一個整天只會哭只會睡屁股還臭得要命的小鬼，他們卻為了那個小鬼根本忘了我的存在。所以我就決定也要忘了他們的存在。

咪咪：喔，換你話多了喔。

斗仔：你不難過嗎？

街友：難啊。但再難的事情多做幾次就會變簡單了。

咪咪：那你已經完全忘記了？

街友：我還不知道完全是什麼意思。

斗仔：你不可能知道完全忘記是什麼意思。

街友：因為那就代表你還沒忘記。

斗仔：沒錯。

街友：來一口？

斗仔：罐頭就好。

（斗仔吃魚罐頭）

斗仔：我已經開始記不清楚以前的事了。那時候看見的東西和現在看得到的不



一樣了。

街友：那是當然，角度不一樣了嘛。

斗仔：我不知道能不能再變回去。

街友：那你想嗎？

斗仔：我不知道。

（停頓）

街友：那時我覺得走得愈遠能夠忘得愈徹底。我覺得這樣會比較好過。不過，也許不一定要這樣。

斗仔：不一定要忘記？

街友：對。你可以一直記得。只要走得遠遠的。這樣你記不記得過去的事，對別人來說根本沒有差別。只有你自己知道。你可以記得。同時也可以自由。

斗仔：可惡，被你先講出來了。

街友：怎樣？

斗仔：我早就先想到了。

街友：隨便啦。

（停頓）

街友：我會記得你。

斗仔：我也會。

（街友丟下菸蒂，用衣角擦一擦空罐，抓了一個紙箱站起）

街友：好啦，該上工了。



咪咪：你要去哪？

街友：銀行。的門口。這我 A 走了。

斗仔：拿。賺多點啊。

街友：謝啦！

（街友往牆外縱身一躍，消失）

（咪咪看著街友跳下，一時怔在原地，一陣風吹來，將斗仔身上的圍巾吹落樓頂牆外）

（斗仔也向牆外縱身跳下）

S14

時間：當晚

地點：醫院病房內

（深夜的病房。斗仔躺在床上，身上插著一些管子。小瑜在床邊）

小瑜：喵。

（停頓）

小瑜：喵——喵——。

（停頓）

算了。白癡。我笨死了。斗仔，你也是，笨哪。居然忘了你自己已經不

是貓了。喂，就算是貓也不能從十樓跳下去還是毫髮無傷吧？笨死了，笨死了。



(男人進)

男人：妳有聽到貓叫聲嗎？

小瑜：什麼？……沒有啊。

男人：可以走了嗎？

小瑜：我想再多陪他一下。

男人：我看你們兩個都一樣，腦袋都有問題。要不是妳堅持要把他送去獸醫院，他現在可能早就醒來了。

小瑜：那還不是因為你不願意開車送他去？

男人：但這裡就是醫院啊。

小瑜：你只是不想弄髒你的新車。

男人：我……

小瑜：你回去。

男人：小瑜。

(停頓)

男人：我已經很讓步了，忍耐也是有限度的。

(停頓)

好了，我託精神科的同事幫我們預約了一間療養院，之後弟弟住進去應該慢慢會好轉。

小瑜：我跟你說過了，他不是我弟弟。

男人：他是你弟弟。過去怎樣我不想跟你計較。今天的事就算我不對。妳如果那麼想養一隻貓，我就當妳買一隻。沒必要搞成這樣瘋瘋癲癲的，居然還想揹著他去看獸醫，有什麼毛病……現在連咪咪也信誓旦旦宣稱他是貓，搞什麼東西。

(停頓)

男人：算了。我走了。

(小瑜沒有回答。男人離開。她看著男人離去的背影。斗仔醒來)

斗仔：總算走了。

小瑜：你醒來了！太好了，我好感動，我好感動……

斗仔：妳是沒有其他詞了喔？很膩耶。

小瑜：你有什麼資格噓我？你連字都不認識一個。

斗仔：我又不需要認字。

小瑜：你以後可能會需要的。

(停頓)

小瑜：畢竟我……算了，你沒事就好。

斗仔：(打斷她) 妳不覺得有點熟悉嗎？這個場景。

小瑜：啊？

斗仔：我們已經很久沒有這樣說話了，就我們兩個。

小瑜：幹嘛，你現在是在同情我嗎？失戀還不是我自找的。

(停頓)



等一下。你剛剛該不會根本沒昏迷吧。

斗仔：什麼？

小瑜：哪有人原本昏迷，一醒來就話這麼多的？

斗仔：是你們把我吵醒的。你們在那邊吵架，我只好勉強繼續睡。

小瑜：算了。反正你大概也猜得出來。

斗仔：你們真的要這樣算了？

小瑜：我不知道。我覺得他要的其實不是我，他只是要個伴，一個可以為他洗衣煮飯生小孩的伴。其實誰都可以。

（停頓）

只是我不想變成那個「誰」。我想當「我」。

斗仔：那有什麼不同？

小瑜：當然不同。

斗仔：我覺得你們都一樣。妳會再遇上另一個人，他也會。你們會變成另一個人的的人。

小瑜：你怎麼了？

斗仔：我現在是一個人了。

（停頓）

一個女人配一隻貓剛好，但如果是人，就太擠了……

小瑜：你是貓啊，你是我的貓。

斗仔：之前不是說過了嗎？我是我自己的。

小瑜：也許我再許一個願，你就可以變回去。變回貓，你就可以一直陪在我身邊。你不是一直想變回去嗎？



斗仔：我得走了。

（停頓）

小瑜：別開玩笑了。

斗仔：妳為什麼會覺得我在開玩笑？我從來沒有開過玩笑。

小瑜：你為什麼要說出來？為什麼不讓我來說？

斗仔：妳不會說。

（停頓）

而我不想什麼也不說。

（停頓）

我已經開始習慣了……儘管我還是會有睡在車子引擎蓋上的衝動，或是想跳到鄰居的屋簷上面，但我會努力忍耐不那樣做的。

小瑜：一定有辦法可以讓你變回來。對不起，我之前都沒有真的幫你查，但我現在會去查，一定有的。

斗仔：我已經改用抽水馬桶了。不用貓砂盆了。我會用手拿杯子喝水，也會自己剪指甲了。我原本不想習慣，想說要是學會了人的習慣，我就變不回貓，妳也不會讓我留下來……但是沒辦法。當然我還是覺得開罐頭的聲音是世界上最美妙的聲音。

（停頓）

也許妳可以幫我查查看要怎麼變成其他的東西，像是蜥蜴或獨角仙……



我開玩笑的。

小瑜：你剛剛才說你從不開玩笑。

斗仔：貓不開玩笑。但我現在是人了。

(停頓)

小瑜：留下來陪我好不好？

(停頓)

小瑜：以前我曾經想過，要是我到了四十歲都還一直嫁不出去，然後就這樣停經了，我大概會養很多隻貓，變成那種家裡充斥著滿天飛舞的貓毛和尿騷味，最後還因為被自己的貓絆倒而骨折送醫的瘋狂老太婆。(停頓)而且隔壁櫃的大姐看到我在臉書上 po 你的萌照，居然叫我不每天 po 貓的照片，說這樣會斷桃花，人家會以為我對找男人沒興趣。然後我就封鎖她了，哈。誰知道我的貓真的變成了男人。而現在這個男人卻要走了，我一點辦法也沒有。

斗仔：妳會有的。

小瑜：有什麼？辦法？男人？

斗仔：看妳真的要的是什麼。我只要有得吃，有得睡，可以呼吸，可以走路就好了。

小瑜：待在我這裡不行嗎？我需要你……待在我這裡。

斗仔：妳要的不是我。妳要的更多。

(停頓)

斗仔：妳總有一天會發現自己還是需要男人，家庭，小孩，需要一些我沒辦法

的東西。那時候我就會再度變成妳的阻礙。妳從來沒有問過我，把我變成人沒問過我，現在想變回去，也沒問過我。妳從來沒想過我的感受。跟妳生活在一起，妳從來沒想過我也是有感覺的，妳嫌我麻煩的眼神我看得見，甩上門的聲音我聽得見，醒來發現自己被鎖在家裡，我也會生悶氣。

我會痛，雖然我也很會忍痛。

我的心也是會碎的。

小瑜：留下來陪我。

（小瑜拿起掛在病床腳的那條紅色圍巾，把自己和斗仔都裹入裡頭）

斗仔：每一次我抓破紗窗溜出去，在外頭逛累了，肚子餓了，我都在想，到底要不要自己回去呢？我不怕累，也不怕餓。只是一想起一個人孤零零的在黑漆漆的房間裡，我就怕。

小瑜：我不會再讓你一個人了。

斗仔：我是說妳。

（停頓）

小瑜：你還是回來了。

斗仔：也許等我走累了，也會回來的。

小瑜：也許。

斗仔：也許。

（停頓）



小瑜：當時要不是那個胖女人來找我們，我們也不會發現你從樓上跳下去。她拿著這條圍巾衝進來，往我懷裡一塞，就走了。你有印象嗎？她是誰？住在哪裡？我得去謝謝人家。

（停頓）

斗仔：妳說誰？不知道。

（停頓）

斗仔：再講一次那個故事給我聽。

小瑜：不要。

斗仔：拜託，最後一次。

小瑜：我不要！

斗仔：我想聽妳講。

小瑜：你明明就已經聽過很多遍了。

斗仔：好，那我講。一個冬天的傍晚，我以為自己快沒命了。那是我第一次看見狗的牙齒，我怕死了，但居然沒有昏倒。我拼命叫著，卻只能擠出很小很小的聲音，在那群狗的叫聲當中，根本聽不見……後來，我被裹在一條紅色的布裡頭，從布的另一邊，傳來一個很規律的聲音，咚咚，咚咚，我就靠著那個聲音的源頭，很溫暖的源頭，睡著了……

小瑜：我有件事想問你。

斗仔：什麼？

小瑜：你是故意往下跳的嗎？



(停頓)

小瑜：我是說，你是貓，如果你要，你是不會摔死的……

(停頓)

斗仔：不是說過了？我只是不小心忘記，我已經不是貓了。

(小瑜抱著斗仔哭泣。燈暗。再一次燈亮時，病床上只剩下一條紅圍巾，
以及趴在床邊睡著的小瑜)

S15

時間：數年後的冬夜

地點：小瑜的公寓

(小瑜獨自修著一台電暖爐)

小瑜：搞什麼，現在的東西愈做愈爛了，才用不到一個月就壞掉。早知道就不要一天到晚開著。早知道就搬家算了。喂，什麼時候才要去看房子？最好在我肚子變太大之前趕快找。

(從浴室方向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並不是先前那個男人的聲音)

男人的聲音：妳不要再弄那台了！

小瑜：就壞掉了啊。

男人的聲音：壞掉再買一台新的就好了。



(停頓)

小瑜：你可以過來抱我一下嗎？

男人的聲音：什麼？

小瑜：你可以過來……

男人的聲音：等一下，我打完這場，快破關了。

小瑜：(低聲) 你可以當我的暖爐嗎？

(小瑜看著落地窗外，突然看見一隻貓的身影跳到屋外的高牆上。舞台高處，斗仔的背影出現，他不停地走，走過街道，走過草原，走過高山，甚至到了海上……他獨自一人，不停地走。在這畫面的同時，聽見男人和小瑜的對話，但他們的聲音隨即被音樂掩去。)

男人的聲音：什麼？

(停頓)

小瑜：沒事！不用了！

(燈光變化，斗仔的身影逐漸隱去，那隻貓坐在落地窗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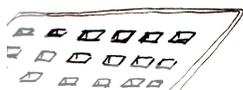
(小瑜打開落地窗。不管貓進不進來，都把窗開著)

小瑜：(對浴室) 喂，不要管那個暖爐了。再養一隻貓吧？

(劇終)



創作説明



2015.10.10 yama



一、 創作緣起

(一) 前言

「回到沒有人的家，在大門口，搖動鑰匙讓它鏗鏘鏘鏘地響，在開燈之前，傳來一聲『喵』，就在變亮後的玄關處，貓就像迎接我回來一樣，端坐在那裡，直定定地望著我。『喔！我回來囉，你乖不乖？』有這樣一隻貓，在我不在的時間裡，陪著我的家，家就不會死，因為我知道家和貓一直是活著的。」¹

劇本完成之後，為了撰寫創作報告重新翻閱當時的日記，我這才發現，原來寫作這個劇本的最大驅動力，是來自作者潛意識中對寂寞的恐懼。正如上引佐野洋子所述，「天色愈來愈暗，要回到沒有一個人的家，多少有些痛苦。看著沒有任何光亮的、像一個全黑盒子搬的家，突然有一股孤獨感襲向我。」²獨居許久，寂寞總在後頭守候，伺機撲身而上，於是別無選擇的我只能為了逃脫而寫，為了療癒而寫，為了記錄而寫。藉著將生命中的種種事件揉捏轉化為戲劇形式，我得以從孤單的繭中掙脫羽化，拉出一段距離，用較客觀的角度分析自己的創作。無論如何，此刻回頭分析作品，總是誠惶誠恐的。作品當然是生命片段的濃縮，但其中孰真孰假，孰是孰非，若講明了不但過於私密也失之無趣；而若是三緘其口，又難以交差。躊躇良久，決定寫下對劇本本身和這段寫作歷程的一點想法。本文將由創作緣起開始，一路剖析劇情結構、象徵手法與人物說明，並附上劇中所描寫的貓族行為說明作為輔助，最後以創作歷程與自我評估作結；希望能給有興趣接續創作演出的同好一點參考，也算是為未來的自己留下記錄。

(二) 文獻探討與生活經驗

2014 年秋天，我因工作幾乎日日往返木柵與北投，不會開車的我總是乘著捷運穿梭城市的兩端。我特別喜歡捷運淡水線往北行經民權西路站附近時，原

¹佐野洋子《感性的貓》p.43

²佐野洋子《感性的貓》p.42

本梭巡地底的車廂，會陡地一個爬升自地下冒出頭來；就是在一個秋日午後，隨著窗外閃入的斜陽，《感性的貓》這故事的雛形於焉滑進腦海中。這個故事的名字，脫胎自擅文擅畫的日本女作家佐野洋子，她的兩部作品《感性的貓》與《那邊的女人，這邊的貓》，前者將貓族的嬌憨與精明描繪得活靈活現；後者描述一個單身女子與一隻公貓同居一室，其中幾篇以一方面憤世嫉俗愛抱怨，一方面又傲嬌寂寞的公貓口吻，描繪出極寫實的一人一貓生活樣態。例如以下這段中，對那隻害怕寂寞的貓之描述，便是我寫作小瑜與斗仔時的最佳寫照：

「一看到就想要得不得了、左思右想後，終於狠心買下來的西班牙製旅行提包，到現在一次也沒用過，還讓貓尿得整個都濕透了，讓我一瞬間對貓有了殺意。那味道怎麼洗也去不掉，背著沾滿貓尿騷味的旅行包，哪裡也去不了。在我唯一擁有的純羊毛的披巾上，從頭到尾都被貓尿所淹沒，桐木衣櫃上似乎還有水在向下滴。趕到之前，我已經是火冒三丈了。為什麼？為什麼？總是挑好東西、每次都這樣？為什麼這般地劣性不改？這時，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最近，我總是一發火，就跑到外面閒逛，連家也不回。而一到家，貓就大刺刺地尿了出來。於是我換個想法，盡量不出門，貓也漸漸地到外頭去撒尿了。歹勢啦！歹勢啦！可是啊！我更希望他別那麼怕寂寞啊！」³

女人與貓之間最大的共通點，就是都怕寂寞。當我讀至這段文字時，記憶中熱烘烘的臭尿味彷彿隨即從書頁飄出，一泡尿，是貓族下的最後通牒，也成了寂寞的最佳象徵。佐野洋子刻畫出貓與人之間彼此仰賴、愛戀同時抱怨連連的關係，是我在寫作本劇時，除了自身與貓一起生活的經驗之外，最主要的參考依據。此外，以貓為第一人稱視角的文學作品並不罕見，其中最著名的當屬夏目漱石的《我是貓》了。那隻對主人極盡鄙夷挖苦之能事的貓，言語刻薄中透露著單純的心思，更是我設計「貓人」斗仔時的參考之一。此外，為了設計「飼主」小瑜與貓相處的面貌，我也參考朱天心《獵人們》、朱天文《我的山居

³佐野洋子《感性的貓》，p.20-21

動物同伴們》，以及黃宗慧策劃的《放牠的手在你心上》中，所收錄之飼主們為伴侶動物寫下的告白與記錄。除了文人們對貓族的書寫以外，針對貓族習性的研究書刊，也常駐我案頭前，不時翻閱比對。劇中關於貓族特有的習性多有描寫，稍後將專闢一章予以討論。

貓族，似乎比狗類更受古今中外文人傾心，而對現代的「文青」來說，擁有一隻貓更是至關必要——其中尤以街上撿來的流浪貓為優，且最好是純黑、純白等脫俗的顏色，黃狸、灰狸、玳瑁次之，但無論如何切忌稱之為「寵物」，若至寵物店買貓，甚至購買品種貓，不免流於市儈俗氣，在同道中人面前抬不起頭來。貓的高傲與笨拙，腹內敏感細膩百轉千迴，外表卻呆滯遲緩不動聲色，痛恨人群，卻又因離不開摩挲疼愛，無法真的離群索居；種種樣態，都與我輩文人相映成趣，我想這便是創作的人大多愛貓之因了。

身為愛貓文人的其中一員，每當貓駐足書桌前，半眯著眼瞅著人瞧，我總是忍不住揣測牠肚子裡在想什麼。夏目漱石的《我是貓》中，滿是那隻沒有名字的貓對牠那學究主人毫不留情的批判；有人說那主人便是夏目漱石自己，這本作品乃是他以貓的角度，大肆自嘲之作。拙作《感性的貓》，也不免東施效顰，以貓的角度，對我的獨居女子生活自嘲自諷、自憐自艾一番；企圖藉此描摹出屬於都會單身女性的起居樣態與幽微心情。

從高中時便離家，其中或寄居宿舍，或獨自賃屋；過慣了獨來獨往的日子，我樂得自由自在，從不以寂寞為苦，卻是在無意間收編了一隻貓之後，方才初嘗「寂寞」滋味——或者該矯揉造作地這麼說：是牠，教會了我寂寞。和貓同居已三年餘，每次出遠門，回家後就得迎接怨懟的眼神，以及或藏於衣櫃深處，或隱於牆壁角落，或肆無忌憚在皮包上蒸騰的一泡臭尿。這是牠無聲的抗議，抗議我只顧自己遠行，不顧牠獨守空閨，後現代女子如我，居然也嘗到了舊時代男人面對姬妾任性使潑時的窘態。

我的友人並非人人愛貓，有些朋友甚至對伴侶動物敬而遠之。我家的貓並無家教可言，時常躍上餐桌偷食盤中食物，更常捨牠自己碗中的清水不喝，而將整顆貓頭伸進我的茶杯內大飲特飲。不養貓的朋友見之往往大驚失色，而同樣養貓的朋友則是見怪不怪，只對我眨眨眼，露出「我家的也是」的無奈表情。對待貓，就像對待小孩，舉凡爸媽會對孩子做的事：親吻、擁抱、摸摸弄弄，如果貓願意賞臉，我們貓奴當然恭敬不如從命。只是這樣的親密舉動看在一般人眼裡往往怪異非常，而隨著單身的日子漸長，我們對貓的溺愛更常惹來親友的關切，一位好友就曾苦勸我：「兩隻貓已經是極限了，再養下去別人會以為妳不想找男人。」我當然不願被認為不想找男人，往後就大大收斂了在社群網站上上傳貓照的惡習。當然，我是不會告訴那些男人，在那些獨處的夜晚該如何親吻一隻貓，牠才會變身成白貓王子的。

無論如何，我都感謝那些並不愛貓，或者苦口婆心勸我別被貓斷桃花的朋友們。是他們關愛的眼神催促我寫下這個劇本，或做為對單身女性生活的辯解，或做為過往寂寞的排遣，總之，希望這個劇本除了是我獨居生活的記錄和綺想，也能描摹出在城市的角落，那一盞盞盈滿單身小套房的燈火，那一對對女人與貓的相依與寂寞。

（三）核心價值

「人類因為有了羞恥感和誠命而與動物有別。人類嘗試擺脫動物無法擺脫的毫無節度的性遊戲。然而，就在觸犯誠命的瞬間，人類再度和動物類似，卻也不想永遠回歸到動物的狀況。」⁴

策動本劇眾角色的驅力，除了消極的逃離恐懼，便是積極的追尋欲望。因著小瑜無窮的欲望，將貓變形為人，然而，關於她自己的欲望，小瑜也不清楚：她要的是什麼？是男人？是婚姻？是性的滿足？或是心靈的充實？

⁴柯依瑟爾、舒拉克（Harald Koisser& Eugen Maria Schulak），《愛、欲望、出軌的哲學》p.47



斗仔：妳會有的。

小瑜：有什麼？辦法？男人？

斗仔：看妳真的要的是什麼。我只要有得吃，有得睡，可以呼吸，可以走路就好了。

小瑜：待在我這裡不行嗎？我需要你……待在我這裡。

斗仔：妳要的不是我。妳要的更多。(S14)

女人，作為父權體系中性別的「他者」，其生猛豐沛的欲望動能是其莫大威脅；「男性最大的恐懼之一，便是女性潛藏的『動物性』，因為那是一股無法被控制、難以被馴服的力量。所以西方將女性塑造成『閣樓上的瘋女人（the mad woman in the attic）』」施舜翔如此形容，「更有甚者，在父權社會中，女性總是與動物的形象牽連在一起，且多帶有負面的意涵。例如西方的夏娃就是蛇的化身，象徵著女性的謊言、不忠與背叛，……」⁵欲望，本來就會不斷產生，當一個需求被滿足之後，馬上就會增生下一個需求，而這個需求只會愈來愈大，愈來愈貪婪，往往連產生欲望的自我都無法掌控其蠢動的情慾。在上引之對話中，即透露出小瑜始終不清楚自己的欲望究竟來自何方，應歸何處。根據馬斯洛的需求金字塔理論⁶，一開始，我們以為小瑜只是欲求不滿，只是位於金字塔底端的性慾需求，然而隨著劇情推展，我們逐漸明白她真正的需求是位於金字塔中段至高段的心靈充足與安全感。正是對「心靈歸宿」的極度渴望，或者更神秘一點地，是她那未知、失控的欲望，將貓變成了人。不過，將貓變成人顯然也沒有辦法滿足小瑜，因為這隻「貓人」不但已被閹割（無法提供性慾的滿足），也不符合社會期待（無法提供位於金字塔中段的社會條件的保障）。欲望催促小瑜繼續追尋「心靈歸宿」，並隨即遇上了論及婚嫁的對象，看似能解決她的需求，但一場關於過去情史的告白卻使得男人打退堂鼓。這說明了三點：第一，小瑜

⁵施舜翔，〈黑猩猩不只是黑猩猩：論《猩球崛起》性別種族的他者〉
<<http://a09201988.pixnet.net/blog/post/29586116>>，上網時間 2015/3/2

⁶Janet A. Simons, Donald B. Irwin and Beverly A., Drinnien,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00211014419/http://honolulu.hawaii.edu/intranet/committees/FacDevCom/guidebk/teachtip/maslow.htm>>，上網時間 2015/3/2

試圖以婚姻解決對性與安全感的需求，然而欲望並不會在婚後就銷聲匿跡，無論她是否意識到，她的欲望都不可能就此放過她，反而可能在壓抑悶燒下愈發熾熱。第二，對於未婚妻小瑜的欲望，男人必非全未察覺。當他撞見小瑜和貓人斗仔於房間內擁抱時，身為雄性動物，求偶本能就為他敲響了第一記警鐘：斗仔可能是他們關係的侵入者。這個警報在小瑜宣稱斗仔是其弟弟之後，勉強被壓抑下來。透過觀察與問話，男人隨後察覺斗仔可能是由貓變形而成，但基於對科學的篤信，加上內在的恐懼使他無法相信這件事。斗仔的變形，其起因乃是來自小瑜的寂寞，換句話說，是小瑜的欲望促使斗仔變形為人。因此，對男人來說，若接受斗仔變形的事實，不啻等於逼自己正視未婚妻「失控」、「出軌」的情慾，身為父權社會的一份子，為了不讓女性因性慾的獨立而獲得主體性，他當然需要極力否定與壓抑情慾的象徵。第三，小瑜對男人的一番告白，道出了過去性關係的細節，此番「攤牌」行為，迫使男人面對她的欲望，也讓男人不得不做出選擇，接受她的性慾，或是轉身離開。

是欲望，將正常變成非常；是欲望，將動物變成怪物。在男人眼中，變成人的斗仔是怪物，更是女性性慾的象徵。有趣的是，這位「女性性慾的象徵」非但不是女性，還是「中性」：一隻被閹割的貓。斗仔的性無能，並非缺陷式的傷殘，而是一種未知人事的純真（在青春期前進行結紮手術的公貓多半一輩子保持男孩般的心靈），也因此牠雖屢屢於房中目睹人類性愛，卻無動於衷。斗仔對小瑜的感情，與其說是寵物與主人間的相依，毋寧稱之為柏拉圖式的愛情——正如朱天心所描述的：

「公貓無論年紀通常一旦確認你對他是無害的，甚至是可以提供他食宿的，就把整顆心整個身體交給你，決不遜於一個男子在盛年愛戀時對你所做的；……」⁷

正因斗仔對小瑜的愛戀之純粹直接，襯出了小瑜不僅渴望填補心靈空虛，

⁷ 朱天心《獵人們》p.27

更需要性愛滋養與經濟安全感的矛盾與貪婪。然而，就算小瑜是貪得無厭吧，她也不過就是太怕寂寞了——我希望能激起觀眾心有戚戚之感。此外，在現今的社會中，唯有人類會將性慾視為不潔、企圖壓抑，法國詩人波特萊爾就曾這麼形容愛情：「愛情唯一和最高的快感就在於讓人了解到作惡的樂趣，男人和女人生來便知道性慾根源於邪惡。」⁸壓抑的叔本華更是大聲疾呼，必須禁止自己的欲望，要化解意志，使欲望失效，才能使人不再是欲望的奴隸⁹——然而，情欲所至，一本天然，除了人類，有哪種動物會將繁殖、交配、生育下一代引以為恥？人類雖為少數為歡愉而非繁衍而交配的動物，卻少有現代人能公開為此歡愉而傲。對斗仔來說，性事非但對他沒有影響，更是無足輕重：性愛，乃是日常大小事之一，與吃喝拉撒並無差別，何足掛齒？

男人一角在本劇中是父權社會的表徵。讓他焦慮的，除了前述斗仔的變形為女性性慾的象徵之外，尚有斗仔的身份問題：「牠/他」不是人，也不是貓，看似正常，卻又非常；牠/他是逃逸於主流體制之外的酷異形象，如此失控的身體無法服膺於科學和社會的規範中，亦無法被男人所代表的正規（醫療）體系所預測或箝制（例如斗仔抗拒黏貼於身上的感應貼片，以及最後從病房內逃脫），當然會引起男人的排斥與輕蔑。施舜翔亦指出，「當黑猩猩展現愈來愈高等、甚至超越人類的智慧，我們不再可以清楚劃分兩者之間的界限，焦慮與恐懼因此而來。更進一步來看，女人潛藏的『動物性』，也意味著人性與獸性之間的疆界模糊，因而對男性而言，女人本身就是賤斥物的一種象徵，引發他們強烈的焦慮。」¹⁰男人起先僅將斗仔視為「賤斥物」，在小瑜宣稱斗仔是貓人之後，連帶地也將小瑜視為「瘋狂」，一併「賤斥」了起來。當他提議將斗仔送入療養院，企圖藉著隔離進行消毒與淨化，同時對小瑜加以訕笑，更是父權社會排斥「怪物」的明顯表徵。

⁸ 轉引自柯依瑟爾、舒拉克《愛、欲望、出軌的哲學》p.48

⁹ 傅佩榮《西方哲學心靈·第二卷》p.168

¹⁰ 同註 5

當代法國哲學家巴迪烏將愛情的哲學詮釋分成三種，第一種注重雙方相遇時的迷幻作用；第二種如同相親網站，注重利益交換，將愛情視為商業合約；第三種則著重將愛情轉化為幻象的詮釋。¹¹劇中小瑜和男人對愛情/婚姻的想像，恰好偏向巴迪烏分類中的第一與第二種。愛情、欲望、婚姻，放置在本劇混雜了人與獸的曖昧空間下，其中的理性與失控被凸顯了出來：小瑜有著氾濫的情慾與對婚姻不切實際的想像；男人則是理性掛帥，婚姻對他來說只是尊嚴與性慾的再一次獲利；至於斗仔，愛情、欲望、婚姻等概念似乎對一隻結紮的小公貓來說太過複雜，牠所要的只是自由自在，並且和牠愛的人（融合了親情與愛情）待在一塊就好。愛情來自原始的欲望，人類文明為它賦予神聖命名：婚姻，本劇企圖以這三個角色交互映襯出彼此的情慾想像與無能為力。

二、劇情結構分析

（一）敘事結構

在害怕寂寞與追求自由之間擺盪，是這個劇本中，小瑜和斗仔都需要面對的命題。要自由，就得面對寂寞；而因害怕寂寞而尋找歸宿，不免犧牲自由。

本劇採用順序敘事，藉著連續數場在小瑜公寓的場景揭開序幕，建立出侷限於房間內，僅由一個女人與一隻貓構成的狹窄世界觀。對於斗仔來說，這個房間之外的世界是牠所渴望認識的，而出去外面同時也意味著「自由」。然而，對小瑜而言，這個房間於她既是歸屬又像囚籠，她愈待在裏頭，就愈逃不出單身的詛咒，也愈加陷溺於寂寞自憐之中。於是她一次次地帶男人回家，渴望他們能帶著自己尋找新的歸宿，卻屢屢挫敗，遍體鱗傷。自從斗仔第一次出門，場景開始於室內、室外切換，語言節奏也加快，幫助將情節推向高潮。

在幾次修改的過程中，主要琢磨的是角色與觀眾之間的差異知悉。初稿中的第二場，我原設計了一段小瑜初次發現斗仔變形為人的片段；然而，在第一

¹¹ Alain Badiou, *In praise of love*, Trans. Peter Bush, p.21-22

場結尾小瑜許願希望斗仔變身為人時，觀眾已不難猜到下一場要發生的事，這時若再如此演出，不免興味索然。紀老師建議我將第二場的時間設定為變身為人的三天後，先以一段情侶之間平常的對話開場，讓觀眾誤以為他們是一般男女朋友的關係，再逐漸引導觀眾發現：原來這個男人就是斗仔變的。如此操作差異知悉，除了增加觀賞樂趣，也使得情節的揭露較細膩而不驟進。

另外一個關鍵的改動，促成了街友一角的誕生。寫作初期，當我將劇本的前幾景寄給紀老師時，老師表示他特別喜歡斗仔敘述他在外遇見一位流浪漢的經過：「我在橋下看到他的。他在睡覺。他跟我一樣睡紙箱。他的衣服也很髒，但是他睡得很熟，經過他旁邊的人，沒有一個會去煩他，他們好像當他不存在。」並指出這一段戲不應該只出現於敘述中，而應演出來給觀眾看。這讓我想到馬克吐溫的名言：「不要光說那老太太在尖叫——把她帶上場，讓她叫給我們聽！」並隨即著手邀請那位早已在後台 stand by 的街友上場。若沒有這個關鍵決定，後續的場景絕非現在的樣子。

此外，重讀劇本時不得不注意到劇中人講述記憶中的事件時，常有自我否定的狀況出現，如以下兩段對話中，斗仔和小瑜都對自己的記憶沒把握：

斗仔：那個人年紀比她大。那個人會親她，跟她平常親我那種不一樣喔。她的臉就會變得紅通通的。然後那個人會把我推出去。我不喜歡他，他有時候會用腳踢我，雖然輕輕的，但還是很粗魯。要請別人出去的時候怎麼可以用腳推？所以我就會故意在他們忙的時候把門推開溜進來。

男人：忙什麼？

斗仔：也沒什麼。那是很久以前，也許是我記錯了，嗯，很有可能是我記錯了。

(S13)

/

小瑜：聽夠了吧？這樣你夠了解我了吧？信不信隨便你，反正我說是說了。

(停頓)



男人：妳想像力很豐富嘛。從哪裡抄來的？

（停頓）

是真的？

小瑜：千真萬確。(S12)

然而，真的是他們的記憶出了問題嗎？在這裏我刻意地玩弄敘事的真實性，這兩人所說的事情都是死無對證，各憑其說，而面對一個全然無知的聽眾（男人），敘述者所要傳達的已然不是事件本身，而僅是透過述說這個事件，以達到策略性的效果。換句話說，對方是否聽懂這件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達到了我的目的：讓他困惑，或者，挑戰他對我的愛。不過，在講完事件之後，兩人都故弄玄虛地自我否定，將責任推給不可靠的記憶，表示「我可不是故意要騙你，只是記性不好而已」。利用這兩段對話中男女主角的反反覆覆，我企圖在整個劇本看似寫實的語言風格中，埋下一點不確定的種子。當我們假設人物都是誠實的，他們當然也有可能為了一己之私撒謊、隱瞞、欺詐、反叛——或者說，我們怎麼能狂妄地假定人物都是誠實的呢？這兩段對話，是為冰雪聰明的觀眾留下的辯證空間，如果有人細心到注意到這點，或許會激起他內心的揣測：如果小瑜並沒有那麼多情人，一夜情的韻事也純屬虛構……那麼，兩人的胡謔導致相信此事的男人因此退婚，到底是福是禍？或者，這就是斗仔和小瑜的策略？在全劇堪稱完整的結構中，我唯獨不願將此事寫死，期待在演出後聽見更多的討論，這一「開放」要件，當屬作者出給觀眾的一道題，也是雙方之間的秘密聯繫了。

（二）語言風格

本劇的關鍵：「貓變形成人」，看似魔幻，其實這大概是全劇中唯一「魔幻」的事件。雖然劇情是於現實世界中參雜些許魔幻、虛構、扭曲的要素，但本劇並不能以「魔幻寫實」主義風格將之定調，原因在於語言。魔幻寫實主義文學以龐雜繁複的語言著稱，或者說就是因為那華麗炫目的語言，引誘著讀者墮入作者所虛擬出來的現實當中。然而，本劇的語言策略與此相反，基於個人偏好

與演出實際操作層面，我致力將語言精簡，從舞台指示到人物對白，都希望能盡力簡潔洗鍊，同時適度地循序揭露劇情，並不想將觀眾拐入神秘難解的世界，而是坦白地將劇中環境攤開在觀眾眼前。



這種比日常生活的寫實更為簡練的風格，與其說是為了此劇的選擇，不如說是出自我本身的經驗和喜好——或身為觀眾，或身為演員，也許是我耐心不足、悟力有限，向來最受不了那種長篇大論、言之無物的囁語式獨白；而每當遇見節奏緩慢的空洞對話，也會讓我一秒內就決定轉台。不知是幸或不幸，我的頭腦已習慣了快節奏、大量資訊、情節豐富的戲劇對白，說廢話還不如閉嘴，已潛移默化為我下筆時的機制了。會對此類或自溺或鬆散的語言避之唯恐不及，也許正是因對它們會勾起我剛開始摸索著寫劇本時的回憶。當時的我，寫來寫去皆如此，自己瞅著也不滿意，卻不知從何改起，還以為我天生註定就只能寫出這樣的玩意。直到進了臺大戲劇研究所，開始大量閱讀古今中外的劇本——過去看劇本，只當休閒消遣，囫圇吞棗，只望其文不明其意；直到接受紀老師提點後逐步練習，方能在前人傑作中看出精髓，曉得其匠心獨具之處。擅長描寫細節和生活切片的巨擘契訶夫，語言簡潔有力又深邃的海明威，以及有著極其敏銳的觀察力和纖細情感的吳爾芙，是我時時追隨的導師，期許自己成為身邊人的文學錄音機，記錄下身旁不斷流淌的時時刻刻。寫作本劇時，我希望自己像一個給予關心的旁觀者，因此採用了略帶感情的寫實筆觸，這樣的風格運用在本劇中，恰好能平穩敘說這種現實中含著微小異常的主題。

（三）空間與物件的象徵作用

1.小瑜的公寓

如前所述，這間單身女子小公寓構築出了斗仔前半輩子的世界觀。對於斗仔來說，它是囚籠；但對小瑜而言，它既是獨立於原生家庭之外的居所，是暫時的落腳處，伴她尋覓永久的歸宿；也是單身的囹圄，她愈「宅」，愈常待在其中，就愈不可能終結單身；同時，它還鎖住了許多秘密——小瑜在此地幽會情人，或熱戀，或失意，這公寓（與其中的貓）都看在眼裡。因此，這間公寓象

徵了小瑜的自我意識，特別是單身獨居這幾年的生活經驗與思緒起伏，全都鎖在這間公寓當中。當她結識了男人，開始夜不歸營之後，這個自我意識的堡壘也開始崩解：被貓以溺尿破壞，或破門而出……而當男人要造訪自家之前，小瑜連忙大掃除，把髒亂的、不願被看見的東西清除或藏起，正是在愛人面前隱藏秘密的手段。

或許可以以吳爾芙對女性需要獨立的空間、金錢、意識……之概念，來檢視這間小公寓。居所，是女性個人意識的表徵，小瑜單身、獨居，在自己的主體性和家庭之間搖擺不定，然而，這或許如同羅蘭巴特所述，是一種諷刺的雙重行動：「先鎖上閨房，只有到那個時候才能在室內解放女人。愛情、工作、寫作、當職業女性或女作家，要謹記男人是存在的，記得你和他不一樣；你的命令只有以他為準才可自由發揮；你的自由是奢侈的，除非你先肯定你的本質和義務。如果你想，就去寫吧，我們女人會以此為榮，但是別忘了另一方面要生孩子，因為那是你註定要做的。」¹²這是存在於父權體系下的職業女性始終擺脫不掉的枷鎖，而小瑜的閨房就成了其具體化的象徵。

2. 保全系統

男友為小瑜的小公寓加裝的高級保全系統，看似貼心，實是囚禁。小瑜本人因享有自由（設定保全的能力），看似不為其苦，其實這就像為囚犯帶上腳鐐再給他腳鐐的鑰匙一樣，而囚犯居然還為此得意洋洋。此外，就算小瑜不在意，但苦的是亦居於其中的斗仔，保全系統等於在他原先不能任意出門的禁錮之上，更加一層。是夜，小瑜遲遲未歸，牠選擇破壞門窗出逃，不顧保全鈴聲大作，「搗蛋」，是牠一貫的抗議手法。

3. 高架橋下

我將街友的生活場域設定為高架橋下，除依據吳瑾嫻所述「住哪裡是街頭

¹² 羅蘭巴特，〈小說與孩子〉，《神話學》p.43

生活的遊民首先所要解決的問題。圖書館前平台、高架橋下、騎樓下、市場、鄰里公園、廟的屋頂下等等都是可能的選擇。」¹³之外，亦是根據我平日觀察的經驗：流浪貓與遊民都會出現的空間，並能以室內空間作為對比的，當屬既開闊又隱密的橋墩下，遂選擇它做為街友的居住場所。

4.紙箱

紙箱向來廣受貓族喜愛，除了當作睡窩，也是牠們鍾愛的藏身處和玩具。劇中小瑜在無意間使斗仔變成人之後，外出尋來一個超大尺寸的紙箱，作為賠禮。稍後，斗仔與街友的結識也是起自關於紙箱的搭訕，他們共享關於撿紙箱的情報，甚至連男人拿來誘惑斗仔上他實驗室參觀的餌，都是紙箱，由此可見斗仔貓對紙箱的執迷。紙箱的象徵意涵，包括暫時性、流動性、(低)階級性，皆是能和斗仔和街友兩位「貓人」角色的身份聯想在一起的隱喻。

5.圍巾

一條紅色純羊毛圍巾，是小瑜初遇遭群犬圍攻的斗仔時，用以包覆著牠回家的重要物件。S5 後半段，斗仔要求小瑜描述當時情景，並在小瑜的敘述當中沉沉睡著，最後小瑜將這條羊毛圍巾為斗仔蓋上，隨後離開。接著，斗仔望著窗外，為自己披上那條大圍巾，自此以後斗仔出現的每個場景都圍著它，直到墜樓之前為止。其中原因，在這段對話中隱隱暗示：

咪咪：你圍著那條大圍巾不熱嗎？

斗仔：熱啊。

咪咪：那你幹嘛圍？

斗仔：這樣我才找得到路回家。上面有味道。(S11)

這條圍巾是斗仔和小瑜之間，如同親子臍帶一般的羈絆——它是情感的聯繫，也是氣味上的牽連。圍上這條圍巾，代表斗仔還守著自己和小瑜的關係，

¹³ 吳瑾嫻，《女性遊民研究——家的意義與城市生活經驗》p.69

是因為如此，在屋頂上，圍巾被風吹落時他才會奮不顧身地跳下高樓去撿，也是因為如此，當他最後決定獨自離去時，才會將圍巾留在病床上——這象徵著，他已放下和小瑜的牽絆，選擇開展新的貓生旅程。



三、人物分析

1.小瑜

小瑜，三十多歲單身獨居女性，百貨公司櫃姐，以下空白。我們身邊其實並不缺乏這樣的例子：她不是同志，家庭普通，身體健康，收入正常，個性沒什麼問題，學歷也不錯，長相一般甚至中上，說得直接點，又沒缺隻胳膊少條腿的，怎麼就是嫁不掉？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讓我們先來看看她怎麼看待「婚姻」：

小瑜：我們女人哪，有保存期限的，超過一個時間就沒人要了，嫁不出去了，
這樣懂嗎？

斗仔：喔。那你幹嘛一定要嫁出去？

小瑜：女生本來就是要結婚的嘛。

斗仔：結婚是什麼意思？

小瑜：就是兩個相愛的人住在一起，共同建立一個家庭。我覺得結婚最棒的事情，就是你心愛的人每天都會回到你身邊。(S3)

很浪漫，不是嗎？對一個三十幾歲的輕熟女來說，甚至有點太浪漫了。我們或許可以原諒她的不切實際，不僅是因為她這時剛陷入愛河（戀愛中的人說什麼都是合理的），更是因為她若不把婚姻想像得浪漫一點，她要如何繼續排除萬難，堅持追求這個目標呢？然而，在她眼中婚姻似乎是愛情的昇華，而和生育、家庭並未有太多關聯，從她對兒童的牢騷中可見一斑：

小瑜：我恨透週年慶了。沒得休假。還不到十點就一堆人擠在外面，反正也不

是做我的業績。她們只會在領滿額贈的時候經過我這邊然後硬坐在那個恐龍模型椅上面等兌換處叫號。然後她們帶來的死小孩就會在我剛擦好的玻璃櫃上沾滿指紋和巧克力醬。到底為什麼會有人給小孩在逛百貨公司的時候邊吃巧克力聖代？為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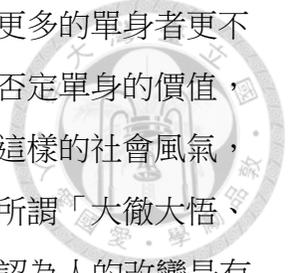
斗仔：巧克力是什麼味道？

小瑜：你不用問，反正你又不能吃。上次有一個小鬼拿起玩具眼珠的時候在上面狠狠打了一個噴嚏，我親眼看到他的鼻涕噴到眼珠上面。那個玩具眼珠，不是他的眼珠。你知道他媽媽說什麼嗎？她居然說那個眼珠很髒，不要碰，放回去。很髒？我的眼珠很髒？我是說那個玩具眼珠。我每天都有用酒精消毒，就是因為每天都會有這些全身都是細菌的小鬼來鬧。

(S1)

對兒童的厭惡，多半跟她目前的處境有關：三十多歲，單身，在婚姻市場上逐漸贬值的她面對著不一定有希望的婚姻及不一定有希望的生育，還得在週年慶時面對大批既不消費、又熱愛製造麻煩的親子組合，一股憤恨、嫉妒加上幸災樂禍的感覺不免油然而生。我將她的年齡段作此設定，也是基於希望她在追求婚姻上有種走投無路、最後一搏的感覺，給予角色夠大的危機意識。然而，做此設定時不禁唏噓，畢竟「女大當嫁」大概是在華人社會（或父權體制）中長大的異性戀女人都得背負的詛咒：我們不結婚，就算是出自自我的選擇，仍然很難抬頭挺胸——就算表面上理直氣壯，但當面對自己，特別是正值適婚年齡，又沒有其他社會上認定「較不適合婚姻」的特質時，好像總是無法逃避心中那時時叨念著：「為什麼不結婚？」的微小聲音。

當代社會對單身者（尤其是女性）有許多歧視，這樣的不公平不僅在價值觀上，甚至在政策與社會福利上也常常發生（例如，需要結婚有家庭才能領的低收入戶補助，或是僅有夫妻方得申請的社會住宅等）。別的不說，光是一個人吃個飯，就常會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如安排在靠角落、廁所的位置，我甚至



曾遇過火鍋店拒絕開鍋的情況。不過，比起實質的不公平，更多的單身者更不願意接受的，是別人投以同情的眼光，似乎整個社會氛圍都否定單身的價值，認為唯有「有伴」才是正常的。書寫小瑜一角，我無意翻轉這樣的社會風氣，只是想誠實地將這樣的人物記錄下來。劇終處，小瑜並沒有所謂「大徹大悟、洗心革面」，就此棄絕婚姻，變成一個獨身女性主義者……我認為人的改變是有限的，她也許這次甩掉了一個可能並不理想的伴侶，但是她會不會繼續找下一個對象呢？當然會。找到的對象一定就完美嗎？不知道。我想寫下這樣趨近於寫實情境的結局，至少，斗仔的離去將她點醒了一點點——如此程度的醒悟，我認為對角色足夠，但我更希望觀眾會拍桌而起，大喊：「這樣怎麼夠！？」進而將更大幅度的改變實踐在各自的生活中。

此外，著手寫作之前我對小瑜職業的想像，是需要獨立、最低限度的接觸人的工作，最後選定「百貨公司冷門櫃位的櫃姐」。這個職業乃是取材自我的一位同窗好友，她習慣在臉書上分享自己的工作點滴，而逐日收看的我，居然也跟隨著她的文字構築出了那個小世界：位於百貨公司高樓層的玩具專櫃、失控的兒童顧客與長舌的臨櫃大姐。對她工作場域的想像，加上我過去在百貨專櫃打工的經驗，也讓小瑜的職業背景更加立體。

寫作時，我曾擔心或許認識我的讀者會將小瑜視為我的自傳性角色，畢竟她與我的生活經驗，包括獨居、養貓、年齡、工作等，有一大部分是重疊的。然而，這個劇本中的每一個角色，同時都是我的化身，也不只是我的化身。是由朋友、影視書籍、社會事件等種種材料拼拼縫縫，方才湊出了小瑜。不過，也因為她與我的距離比其他角色更近，寫作過程中反而倍感艱辛。平常生活中，我是一個習慣避免衝突的人，但是在寫作時，我不但必須讓角色面對衝突，有時還得落井下石，「虐待」角色們——畢竟一帆風順的故事誰有興趣呢？因此，我得硬著頭皮去與角色對話，一面窺視自己個性中的黑暗面，一面從過去的生命經驗中打撈可用的片段。幸運的是我一直有著寫日記的習慣，過去幾年獨居生活的手記，不但給予我許多關於生活細節的描寫參考，也幫助我用更抽離的

角度去觀察一個獨居女子的思緒波動。



2. 斗仔

「貓」因為步履輕巧、來去自如，加上不會說人話以至於無洩密之虞的特性，是單身女性的完美伴侶，就算與情人相會，貓也常安靜地踞於櫃頂床頭，全程目睹，沒有人會防著牠。因此，牠不但見證了所有發生於房間內的關係，更成了萬無一失的秘密守護者。然而，當貓變身為人，學會了人話，就開始有了發言權，有了洩露秘密的可能。在劇中，小瑜的秘密是過去為了排遣寂寞而尋求的混亂性關係，在不解人事的斗仔眼裡，不認為那有什麼大不了，更增添了說溜嘴的疑慮。有研究指出貓的智商約等於七歲人類孩童，雖然我認為貓的智商應因貓而異，但為了建立較符合斗仔形象的語言，仍選擇使用一種由簡單的語彙、直觀的邏輯構成的說話方式。

斗仔：我想像不出來那是怎樣。下面流血。我之前把蛋蛋割掉的時候有流過，
但不太一樣的樣子。

街友：啥？

斗仔：她說的，說怕我亂尿尿，還說這樣對身體比較好什麼的，有一天下午她
開了一個罐頭給我吃，我吃完很想睡午覺，睡醒來，發現自己在醫院，
蛋蛋沒了。（S9）

簡短、不完整、無贅字和語助詞，有時略為生硬反而顯得純真的語言，是我對斗仔的想像。這隻曾於街頭獨自對抗群犬的流浪小公貓，在被小瑜救回收養之後，把整顆心都交給了她，全心信賴與依靠，視她如母親也如情人。然而，深埋骨子裡的野性靈魂卻也對他連連召喚，吸引他追求自由獨立。這樣的斗仔有一套自己相信的世界觀，並執著地貫徹那樣的想，由於對屬於人類的概念較不靈通，他也常因此誤解人類的語言：

斗仔：結婚是什麼意思？

小瑜：就是兩個相愛的人住在一起，共同建立一個家庭。我覺得結婚最棒的事情，就是你心愛的人每天都會回到你身邊。

斗仔：你是說像我們現在這樣？

小瑜：什麼，我們？不是啦！

斗仔：你愛我，我愛你，我們住在一起，不是這樣嗎？

小瑜：那不一樣。

斗仔：哪裡不一樣？

小瑜：你是我的寵物，我是你的主人，當然不一樣。

斗仔：不對。我之前說過了，是我我自己的。(S3)

斗仔誤解了小瑜所述結婚的意思，但其誤解卻巧妙地指出結婚的本質：彼此相愛。本劇企圖利用這樣的誤解，由斗仔這個非人角色，單刀直入地點出許多在現今語彙中，已然流失的語言意義。此外，斗仔對人類語言的不熟悉，也造成許多同音異義的語言遊戲：

男人：你有時間嗎？

斗仔：有啊。

男人：現在幾點？我的錶壞了。

斗仔：我不知道。

男人：那你怎麼說你有時間？

斗仔：我是有啊。我可以在這邊坐到她來接我為止。(S5)

/

斗仔：(邊吃邊說)對不擠，我餓惹。(他把眼睛張得大大的，露出萌狀)

女志工：你神經病啊！人家要報警了喔。

斗仔：可以啊。(他抹抹嘴巴，抱著女志工)這樣夠緊嗎？

(女志工尖叫，燈暗)(S5)

/



斗仔：妳在這邊很久了嗎？

街友：不然呢？你瞎啦。

斗仔：沒有啊，我看得見。(S7)

聽不懂「有時間」、「報警」、「你瞎啦」等人類的概念，是斗仔貓人身份的表徵，也是用以讓劇情節奏輕緩下來的喜劇拍子。此外，為了加強其貓人身份的印象，我以貓的習性為參考，讓斗仔習慣性地以省略、不完整的句子與人交談，並容易忽視對其他人想法——斗仔不像人，不會以對方的邏輯思考；也常造成其他角色誤會。

男人：小瑜說她比較像媽媽。但你們兩個長得一點也不像，要不是那天她自己說了你是她弟弟，我還真的要以為你是哪裡闖進來，來路不明的男人。
哈哈。

斗仔：我不知道。

男人：啊？

斗仔：我不知道我像誰。可能誰都不像。我根本不知道我爸是誰。

(停頓)

男人：抱歉。我問太多了。

斗仔：沒關係啊，我沒差。

男人：同母異父啊……不太單純呢。(S11)

另外一個貼近貓族習性的設定，是常用命令的方式指使貓奴小瑜做事，如有不從，則以尖牙利爪懲處之，如以下：

斗仔：幫我查！

小瑜：我去刷牙。

(小瑜轉身，斗仔撲上去咬她)

斗仔：幫我查！

小瑜：等一下，等一下，很痛！（她費了一番力氣才掙脫）走開，不可以這樣，
壞壞，壞壞！（斗仔又衝回床上，把自己用毯子蓋住）

斗仔：幫我查……（S2）



劇中對斗仔綜合貓族與人類的生活習性多有描寫，將於下一章進行更詳細的討論。

3.街友

這個角色是寫起來最過癮的。對這角色的印象，始自某日在路上看見一位臥倒街旁的老伯，和衣而睡，一派安然自在。他身上可能膿臭、生活可能貧苦，但當他閉眼而眠，我卻覺得那一刻他是全天下最自由的人。偶爾在夜幕時分穿梭西門町一帶，也能看見其樓腳、橋墩下，像築巢一般聚集了遊民，時值深冬，情況好一點的有撿來的棉被可禦寒，資淺弱勢一點的，就只能套著雨衣、塑膠袋簌簌發抖。然而，關於書寫遊民，我不願也不敢僅基於自己的觀察就妄自下筆，而前人的田野調查如《女性遊民研究——家的意義與城市生活經驗》（吳瑾嫻，1999），就提供了翔實的參考資料。

「在整個田野觀察期間可以發現女性遊民和男性遊民相較之下，數量少很多，女性遊民於街頭生活所要面對的第一個課題就是街頭的性騷擾、性侵害甚至是強暴。……女性遊民於街頭生活的困境正指出我們所處的城市空間乃是一個充滿性別歧視的城市。公共空間對女性而言，不但不方便，更是充滿禁忌與敵意，對於女性不友善的凝視、言語戲謔、意圖排擠女人等等都增加女性出現於公共空間的不自在感與恐懼。」¹⁴

我刻意將街友設定為在街頭處弱勢的女性，並強調其肥胖體型，除了是因為想迴避「遊民＝流浪漢」的刻板印象之外，也試圖更貼近寫實的女性遊民形象——許多女性遊民為了避免性騷擾，會選擇把頭髮剃光或其他方式企圖掩蓋

¹⁴吳瑾嫻，《女性遊民研究——家的意義與城市生活經驗》p.77-78

自己的女性特質。此外，我也企圖將她「去性化」，相對於斗仔的被閹割，街友對性/性別的抗拒是主動的，她不僅詛咒自己的月事，更希望能早日回覆「中性」身體，比起現在屢屢給她惹麻煩的女性身體，那樣的身軀對她才是有利的。然而，她對自己的身體束手無策，只能想辦法溜進廁所偷衛生紙，再自製成衛生棉。

街友：再等幾年。再等幾年老娘就不用再忍受這他媽的月經了。我巴不得趕快變老，老一點比較省事，也比較好要錢。也不會有人在那邊說什麼，好手好腳的年輕人幹嘛不去工作，還有那些小女生，看到我屁股上那一灘血就在那邊矮額矮額的尖叫。操。操他媽的月經，操他媽的子宮，操他媽假好心的路人。（S10）

相對於小瑜的溫和浪漫、斗仔的簡略直接、男人的冰冷理性，我在設計街友的語言時，希望她是粗魯得很帶勁，帶點尖酸、憤世但並不缺少人情溫度。她的狂野不羈鼓舞了斗仔追尋自由，而她對社會規範的不適應，如至廁所內偷衛生紙，或是對慈善團體的批判，除了點出她弱勢邊緣人的身份之外，更隱隱暗示著她亦是另一個由貓變形而成的「非常人」。她的抱怨，為斗仔點出流浪街頭並非只要有浪漫情懷便能生存，很多時候是需要與其他遊民，甚至是慈善團體搶飯吃的。正如吳瑾嫻所述：「選擇住在街頭的遊民並未因此獲得自由，相對的，他們必須開始面對粗暴而掠奪的社會救濟文化：一些社會團體走向街頭、主動接觸遊民，分發物資給遊民等等，他們懷抱著關懷街頭遊民的慈悲心，試圖在一兩次的活動中，散發愛心給遊民，提供他們一些物資，並藉以教化大眾，關懷貧窮者。此種社會救濟被賦予慈善、愛心的角色，界定了彼此的不平等關係，模糊化遊民所屬的不平等位置，社會救濟活動的同時，媒體居中強化，更加鞏固了既有的價值。」¹⁵如以下片段中，街友以一段短而有力的台詞明確表達出了她的堵爛：

¹⁵ 吳瑾嫻，《女性遊民研究——家的意義與城市生活經驗》p.68



街友：紙箱。我從那邊弄來的。那裡有一家電器行，傍晚去，可以撿到很不錯的紙箱。你動作要快，不然會被那群他媽虛偽的慈濟全部收走。操他媽的假慈悲。(S7)

她很衝，她很酷。她的「酷」是一種策略，一種自我保護，也可以解釋為貓的個性。像是她說自己的名字「蠢斃了」，甚至否定名字的意義，

街友：所謂名字，就是給別人叫用的。如果沒有人要叫你，你就不需要什麼名字。幹我們這一行的，不會有人要叫我們，要叫，最多也是叫「喂」就好了。

/

街友：隨便。反正我們不需要名字這種東西。這種東西其實就是別人對你不負責任的期望，憑什麼我要替他們任性的結果受罪？

斗仔：你不喜歡你原本的名字嗎？

街友：它蠢斃了。

/

街友：我告訴你，老娘爽叫什麼就叫什麼，我才沒有什麼他媽真正的名字，我今天爽叫這個明天爽叫哪個，你管得著嗎？

(停頓)

街友：反正也不會有人要叫我。喂，名字這種東西，是用來被想念，用來被記得的。我已經用不上了。(S7)

其實是對飼主一家移情於孩子的抗議與反叛。藉由拋棄名字，她抹去過去曾被愛的回憶，她也是孤獨寂寞的貓人，而對斗仔來說，她既是盟友（以遊民的身份）又是師傅（以貓人的身份）。在劇本中，我也循循埋下引導斗仔與觀眾發現她貓人身份的線索：

(場外傳來用叉子敲打罐頭的聲音，街友聞聲而去。)(S7)

/

斗仔：我今天遇到了一個人。

小瑜：什麼？

斗仔：我在橋下看到他的。他在睡覺。他跟我一樣睡紙箱。他的衣服也很髒，但是他睡得很熟，經過他旁邊的人，沒有一個會去煩他，他們好像當他不存在。

小瑜：你看到的那個是流浪漢。

斗仔：我以前也是流浪漢啊。

小瑜：你不一樣，你是流浪貓。

斗仔：那有什麼不一樣？我覺得他跟我一樣。(S8)

/

(街友從報紙堆裡拿出一個魚罐頭，打開，發出啵的一聲)

街友：全世界他媽最好聽的聲音。

斗仔：讚。

街友：嗑完再回去吧。

斗仔：沒問題。

(兩人大吃)(S10)

可以看出，街友雖然言語火爆，卻有著古道熱腸（熱心事蹟包括指引小瑜斗仔去了大學醫院、通報斗仔受傷，並拾回圍巾等），只是愛面子的她絕不會承認自己的善意，標準的鐵女漢柔情。

4.男人

這個劇本當中，「男人」對我來說是最難寫的角色。剛開始學寫劇本時，最常遇到的問題就是每個角色說話都像劇作者本人，這點在處理與自己的性別、背景、地位……相距愈大的角色時，愈容易被凸顯。初稿中，我原設定這個男人是科學家，因為我希望他作為與女主角小瑜的對比，以極度理性、尊崇科學，



映襯出小瑜的感情至上。當時我參考了不少影視作品如日劇《神探伽俐略》、美劇《CSI 犯罪現場調查》等，發現這些腳本都得先構築在對某種科學事實的通透認識上，進而在其上構築出劇情；這與我寫作的方向並不相符。寫作期間適逢 2014 九合一大選，當時外科醫生出身的柯文哲市長聲勢如虹，長期鎖定柯醫師與夫人陳佩琪臉書的我，不知不覺地也吸收了許多關於醫師的背景資料，更因母親曾於大醫院任職，讓我從小就認識許多擔任醫師的長輩，加上我同時也是諸多以醫院為背景的日劇、美劇的忠實影迷，種種因素讓我決定將男人一角的職業重新設定為醫師。

擬定了方向之後，我便開始大量重看醫學影集，而曾任護理師的母親也提供了我許多建議，讓我的背景知識更為完備。我發現當自己不夠熟悉某種角色的語言，而身邊又缺乏可參考的對象時，先從電視電影、書籍去分析在閱聽眾眼中的他們會怎麼說話、怎麼行事，這樣的做法也許土法煉鋼，但我來說卻是捷徑。這也證明，平日的大量閱讀、閱聽對有志寫作的人實在至關重要，畢竟熟悉角色的語言，是貼近該角色的第一步。

前一章提到，本劇中男人是父權社會的表徵，而劇中亦有不少篇幅是他和小瑜針對婚姻、欲望、性關係等面向的討論。在開始寫作該景之前，紀老師建議我對各家哲學關於「欲望」的論點加以研究，並指出我須小心不要將小瑜的欲望「正常化」為只是需要一個男伴/家庭，而需要保持其未知、失控、異常的性質。身為一個極度理性的醫生、一個絕對科學的信徒，男人對婚姻的看法，正如康德所下的定義：「兩個不同性別的人，為了終身互相占有對方的性器官而產生的結合體。」¹⁶雙方互相物化對方，成為對方的所有物，如此才能構成平等的佔有關係。在康德的論點中，夫妻雙方是平等的，然而彼此的關係卻是建立在「各取所需」的利益交換上，有如國與國之間的貿易關係。我認為男人在經歷一次妻子外遇所致的離婚之後，有充分的理由以現實條件作為是否要再度踏入婚姻的依歸——愛情誠可貴，自由價更高，更何況自己與對方相比，小瑜

¹⁶ 轉引自《愛、欲望、出軌的哲學》p.151

在社經地位上顯然是佔便宜的一方，凡此種種，讓男人不得不錙銖必較，特別是父權體系裡男性最重視，也最脆弱的忠實/聖女情結——他們什麼都不怕，唯恐綠光罩頂，更害怕捧在手心的聖女，原來是別人床上的蕩婦。

男人：婚姻不過就是一個契約，約定雙方可以合法使用對方的身體。妳在還沒有簽約之前就隱瞞了事實，我為什麼還要跟妳簽約？

小瑜：對你來說只是這樣嗎？那之前說過的事，我們的家，我們的感情，你都不要了？

男人：我根本不應該考慮再結婚的。投資報酬率太低了。養小孩得花錢，陪老婆要花時間，這是嚴重的資源分配問題。

小瑜：我們可不可以不要再講理了？（停頓）你還愛我嗎？

男人：又來了。

小瑜：回答我。

男人：愛。（停頓）當我說愛我只是為了避免會有更多的爭論。愛歸愛，為什麼一定要討論要不要結婚呢？世界上沒有更重要的事情值得討論嗎？就算結婚，又能保證什麼呢？（S12）

當然，他們是不會承認自己為何落荒而逃的：「我不能跟妳結婚，因為妳是蕩婦」這句話是絕對的禁忌，非但不識相，於當代情境中還非常政治不正確。於是，男人轉而牽拖到經濟問題上，假裝自己在乎的是誠信，是投資報酬率。事實上，是小瑜的情慾告白一下子將他打醒了，就算小瑜隨後又不置可否，該一夜情事件的真偽也無從確認，無論如何，反正他是信了。男性自尊受挫的他對婚約持保留態度，我刻意不讓他直接退婚，而是由小瑜下決定脫下戒指、撕毀婚約，除了是為體現出男性在父權體系婚姻關係中的高姿態（「我願意給妳一個機會，已經是法外開恩了，妳識相的話就快賠罪認錯」的思維），以及若由男人提出悔婚，等於要他承認自己的「遇人不淑」、「投資失敗」，而有著偏執完美主義的他，在接受有瑕疵的配偶，以及承認自己的錯誤之間兩相權衡之下，選擇隱忍未婚妻的過去以維護自尊，對角色的表演而言，於目標和障礙上都有足

夠的理由和深度；再者，在劇情結構上，亦需要由女主角小瑜來做此關鍵決定，並不適合交由身為配角的男人決定退婚，而讓小瑜落入僅能被動接受/拒絕的境地。

另外，我刻意地不為「男人」命名，除了劇中並無呼喚其名的必要之外，也是因為不想凸顯這個男人的獨特性。

（從浴室方向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並不是先前那個男人的聲音）

男人的聲音：妳不要再弄那台了！

小瑜：就壞掉了啊。

男人的聲音：壞掉再買一台新的就好了。

（停頓）

小瑜：你可以過來抱我一下嗎？

男人的聲音：什麼？

小瑜：你可以過來……

男人的聲音：等一下，我打完這場，快破關了。

小瑜：（低聲）你可以當我的暖爐嗎？（S15）

對小瑜來說，這位「男人」是可替代的——這點可在上引段落中看出。此為全劇的最後一場戲，小瑜仍在同一個公寓中，然而場外的男人聲音，顯然已不是原先的那一位——因為小瑜要求的僅是擺脫寂寞，至於是誰來填補她的空虛，就並不那麼重要了。

5.咪咪（女志工）

男人：妳幹嘛穿成這樣？

咪咪：好玩呀。今天的病例不是有「我是貓」幻想症候群嗎？

男人：不要亂取名字，還有，把妳的貓耳朵拿下來。

咪咪：可是我是小野貓呀，怎麼可以把耳朵拿下來呢喵～？（S11）



咪咪，一位醫院院長千金，因為迷戀父親的指導學生，硬是賴在他的實驗室當助理，表面對他撒嬌使潑，其實最不願意的就是失去他的歡心。劇中暗指她同時也是定時餵養流浪貓的愛心志工，這位瘋癲美少女亦榮登本劇作者本人最想演的角色。一直很想寫這種表面像個瞎妹，而膚淺外表其實卻是脆弱內心的武裝，以耍白癡之名行搏感情之實的角色。創造這個角色的過程，就像烘焙蛋糕——先萃取一些身邊愛貓志工朋友們對流浪貓無怨無悔的呵護關愛，再揉入一點另一群萌娘少女們的扮裝熱血，最後覆蓋上最近網路上對「綠豆湯女孩」的刻板印象，就成了咪咪的雛形（順帶一提，「咪咪」這個名字是來自我爸媽養的一隻橘白公貓）。

在劇本的初稿中，女志工與助理二角都只是功能性，僅有幾句台詞就領便當了，紀老師指出這樣未免浪費這兩個角色的篇幅，建議我為他們發展更多面向。我當下就直覺地想將助理這個角色設定為一個三八少女，而她對父親學生的一段單戀就成了順理成章的想像。然而，關於他們的關係，在實驗室場景時僅透露了一部份，剩下的一段自白，我選擇在屋頂上的場景，讓咪咪對兩個不相干的角色——街友與斗仔，一面吞雲吐霧，一面傾訴回憶：

咪咪：我從小就看著他。我念國小四年級的時候，有一次是他開車來接我回家，他說我爸爸有刀要開，從此以後就一直是他來接我。我不知道為什麼學校離家裡明明走路只要二十分鐘，他也要天天開車來載我。從後座可以看見他左手無名指上閃閃發亮的結婚戒指，沒有裝飾，很簡單的一個銀色戒指。我常常一整天都期待著那二十分鐘，儘管在那二十分鐘裡通常只有我在說話，他總是說，他要專心開車。那時候我就想，只要能天天看著他，就算他結婚了，或者只把我當作往上爬的籌碼也沒關係。

（停頓）

街友：妳話很多。

咪咪：規定是只要妳手上有一根點著的菸，隨便妳愛講多長就講多長。（S13）



這一景中，咪咪的形象比前一景更深了一層。在煙霧中她吐露心聲，而斗仔和街友的不問和吐槽，其實就意味著短暫的結盟。因為她的坦誠，稍後斗仔和街友才能在她面前討論關於去留的問題。這與其說是我的設定，不如說是人物成型之後自己走出來的路：決定方向之後，咪咪的舉手投足、嬉笑怒罵幾乎是條地從我指尖飛洩而出，也許是我早就期待著寫一個這樣的角色，而她與我自己的個性又既不致太貼近，又不致太疏離，在恰好的距離之下，我很順利地讓她的兩場戲，從功能性的交代劇情，豐富成能讓演員充分發揮角色個性的戲。

6. 貓

在第一場與最後一場使用真貓演出，是我對馬丁·麥多納（Martin McDonagh）的黑色喜劇《誰殺了少尉的貓》（*The Lieutenant of Inishmore*）之致敬與摹仿。跟《誰》劇的因緣始於我剛進臺大戲劇所的那一年，該學期的學期製作正是此劇，當時讀完劇本，熱血沸騰的我毛遂自薦擔任導演助理。這齣戲是麥多納獻給自己愛貓之作，劇中要求兩隻貓由真貓演出，這點更受導演傅裕惠老師強烈重視，畢竟，如果用假貓、機器貓，甚至由人演出，那麼角色對貓的愛以及貓的獨特性就不成立了。而我與我的貓阿掬，也是在《誰》劇中結下的緣：當時覓來的流浪貓演員需要有人照顧，單身獨居女子如我成了首選，而在一個多月的寄養生活過後，我已成為牠的俘虜，不能也不願讓牠回到街頭。

我認為在本劇中所出現的貓不宜有過於明顯的毛色特徵，尤以純白、純黑、純虎斑等不容易辨認的毛色為佳。這是為了模糊首、尾是否為同一隻貓的設計，這個想法來自愛倫坡小說《黑貓》中的那隻黑貓冥王（Pluto）——小說中有特別描寫出牠的特徵，而在牠「轉世」後，雖然同樣是黑貓，但因特徵不同而讓主角安心。在本劇中不需要做出那樣明顯的區別（在舞台的距離之外觀眾並不容易辨認出細微的差異），只需要暗示首尾雙貓「可能」是同一隻貓，但又不能完全確定即可。

四、劇中貓族行為說明

本劇中大量利用家貓的習性塑造角色，為了讓不熟悉貓族習性的讀者有所依據，以下將逐項說明各種習性與劇情之間的關係，並記錄我做此設計的原因，希望能提供實際演出時的參考：



1. 貓送的禮物：供餌行為

斗仔：(拿出藏好的兩隻小蟲) 送你。

小瑜：嗯～

斗仔：就這樣？

小瑜：謝謝，斗仔好乖。

斗仔：妳不是應該尖叫，然後用一大疊衛生紙包住我的禮物，然後拿去沖到馬桶裡嗎？(S3)

將捉到手的獵物當作貢品搬擺在主人面前，是貓族愛意的表示，然而五花八門的「紀念品」往往會將嬌弱的女性人族嚇得花容失色。這個習慣來自母貓將獵物帶回給小貓的天性，肉食性動物的父母皆如此，稱為「供餌」行為。劇中斗仔在家中捉到了兩隻小蟲（可能是蟑螂）後進貢給小瑜，而小瑜的反應卻一反往常，讓斗仔大感困惑。

在此必須解釋，面對貓族奉獻的禮物——多是驚慌失措的小型鳥類、小蟲、爬蟲類或生活用品如曬衣夾等，最好的處理方式是不動聲色，待貓族不注意時再將小動物放生或處理遺體。如果大聲驚叫，貓族會誤以為是讚許，或是不滿意這個禮物，進而更加起勁地去獵捕更高等級的貢品。(當然，人類的一舉一動貓族可都是看在眼裡，正如斗仔所說，「妳不是應該尖叫，然後用一大疊衛生紙包住我的禮物，然後拿去沖到馬桶裡嗎？」)

2. 鐳射筆

咪咪：除了這裡。(她用鐳射筆指著投影片上的一個小黑影) 只有一點點，幾乎

看不見。

(斗仔撲向那個鐳射筆紅點)

咪咪：小野貓，請不要這樣。(停頓) 這應該是顱內出血的血塊，但據我所知這並不會造成任何像他身上的症狀……(斗仔再度撲向紅點) 喂，人家正在報告……(S11)

我接觸過許多著魔似地愛玩鐳射筆的貓。那神出鬼沒的紅色小點對牠們來說，就像一隻超級擅長逃跑的發光小蟲，說什麼也非捉到不可。於是，跟著紅色小點跳上衣櫥、鑽進沙發底，或是一頭撞上牆壁，當然也是勢在必行了。打從開始構想本劇故事前，我就在想像該如何將貓的習性運用在劇場空間裡，而「玩鐳射筆」正是最具聲光娛樂效果的貓族習性之一。事實上，我是先想到了「化身為人的貓發狂般地撲抓牆壁上的紅點，其他人看得瞠目結舌」這個畫面，這才開始構想實驗室裡發生的前因後話。在此提醒，要誘得貓被鐳射筆紅點吸引，訣竅在於先讓牠注意到紅點，接著以紅點模擬蟲類行進路徑，微微蠢動，就能使貓情不自禁地飛撲擒拿。實際演出時，或需要注意到這點，裨以參考。

3. 分離焦慮症：任意便溺行為

「家裡買了新傢俱或貓兒自以為受家人輕視時，牠也會設法留下自己的氣味，其中又以雄貓為最。」¹⁷

(……她拿起那條圍巾，卻發現圍巾整條濕淋淋的)

小瑜：(聞聞圍巾，停頓) 又來了。又亂尿尿。(S8)

自從養了貓，原愛雲遊四海的我如同有了牽掛，每當出遠門，掛心的不只是獨自留守的貓，更擔心返抵家門時，又要發現不知道什麼好東西已遭牠溺尿染指了。我原以為是因為牠嫌貓沙盆太髒，才忍不住在包包、衣服上小便，但就算多準備兩個貓砂盆，只要出門工作超過數天（或好不容易回家後馬上又離

¹⁷ 加藤由子，《貓咪博物學》p.111

開)，牠仍會以尿明志，用臭味進行無言的抗議，偏偏劇場工作原是如此，若逢演出期間，出差或者早出晚歸是免不了的。最嚴重的一次，牠甚至當著我的面攀上一床棉被，當場蹲下屁股大撒特撒，時值寒冬半夜，隔天又得早起進劇場，逼得我只好硬著頭皮睡那臭烘烘的被窩。想必這樣的經驗貓奴們並不陌生，在本劇中，斗仔也用尿尿來表達自己在小瑜交了男友後，時常夜不歸營，而感受到的孤單寂寞。牠像佐野洋子所描述的那一隻貓一樣，專挑好東西尿，這回更尿在了對自己和小瑜意義非凡的圍巾上——小瑜將還是小貓的牠撿回家時，用來包裹的就是這條圍巾。拉尿其上，對斗仔來說除為了表達被忽略的感覺之外，或許也是對小瑜的提醒：要她別忘了過去人貓相依的時光，別「見色忘貓」——斗仔雖然口才不好，這點心思也是有的。

4.紙箱

貓族迷戀狹窄的地方。就算是明顯比自己身體要小的空箱，牠還是能很靈活地鑽進去。這和野生時期的祖先所養成的習慣有關，跟自己身體尺寸差不多的洞穴，對貓來說是最不會受敵入侵擾的。我的貓對紙箱的迷戀亦非常瘋狂，每逢宅配送貨物來，牠必然滿心期待地蹲在一旁看我拆箱，一將裡頭的貨品拿出，牠就會馬上跳入紙箱，屢試不爽。本劇利用此特點拉出斗仔和小瑜、街友、男人等角色的關係，例如在一場爭執後，小瑜藉著為斗仔尋來符合他身材尺寸的特大紙箱；及斗仔因為對街友的紙箱有興趣而上前搭訕；或者男人以紙箱為誘餌邀請斗仔造訪他的實驗室。

5.從高處墜落

民間習俗中，相信貓有九條命，其中原因包括貓在從高處墜落下來時，由於其柔軟的脊椎可以彎曲，能於半空中將身體調整成四肢著地的姿勢，因此就算從高處掉下也不會受傷。本劇中利用這樣的特性，埋下斗仔宣稱自己忘記自己是貓的伏筆：

小瑜：你是故意往下跳的嗎？



(停頓)

小瑜：我是說，你是貓，如果你要，你是不會摔死的……

(停頓)

斗仔：不是說過了？我只是不小心忘記，我已經不是貓了。(S14)

斗仔當然並未忘記自己貓的身份，這麼說只是為了掩飾自己故意放棄貓的天性，在墜落時，刻意地不做反應，任自己受傷。在這個時刻，他已經決定要離開小瑜——既然自己變回貓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待在她身邊只會成為她找到歸宿的阻礙。當象徵兩人情感關係的紅圍巾飄落，斗仔隨著跳下高樓的那一刻，他就決定以「人」的身份，為了拾回圍巾而死。這一點，亦可從在他之前跳下高樓的街友毫髮無傷看出：既然街友也是貓變的，而她又能夠輕鬆上下高樓，則這項技術顯然是貓人的拿手伎倆。

6. 拒喝燙牛奶的「貓舌頭」

「在日本，怕吃熱食的人常被稱為『貓舌』，的確，貓一旦湊近熱騰騰的食物，聞聞氣味，牠會皺眉晃腦地迅速跑開。」¹⁸不光是貓，所有野生動物在野外生活時都不可能有機會吃超過體溫的食物，而「怕燙」，也是斗仔貓人身份的暗示之一。此外「貓愛喝牛奶」，這個廣植人心的印象大概是來自卡通中的貓咪，事實上很多獸醫師並不贊同給貓飲用牛奶，因為牛奶容易造成貓腹瀉、過敏等健康問題。本劇中，利用舔飲牛奶的姿勢作為斗仔身份的暗示，並推展至斗仔和小瑜註定失敗的性愛場景，是因為需要以一種「熱的、貓可以喝的」飲品，而除了牛奶之外我尚未想到更適合的飲料。此外，潑灑在小瑜身上的乳白色液體，也增加了一點情色的想像，是我選擇牛奶的另一個原因。

五、創作過程與自我評估

從 2014 年入秋至今，《感性的貓》創作期已半年餘，伴隨著書寫，檢視自

¹⁸ 加藤由子，《貓咪博物學》p.19

己的生命經歷與寫作技巧，都有長足進步。開始從事劇本寫作，是從在政治大學就讀時參與傳播學院實習劇場時，為了每學期的公演而開始的。當時年幼，加上對當代戲劇的認識未深，只能以對劇場有限的了解與想像寫作。有幸進了臺大戲劇研究所，這才有機會一窺堂奧。在臺大戲研所，除了劇本寫作課程外，跟著呂柏伸老師學習導演，更獲姚坤君老師的表演啟蒙，讓有志於編劇的我，得以在寫作時利用導演與演員的角度去分析、設計劇本結構，在字裡行間為角色埋下可用的線索，為導演保留發揮的空間；而曾任導演、演員的經歷更讓我能夠顧及演出執行上的可能性，是很實際的幫助。

寫作這個劇本的歷程一直是移動的。平日在排練場的工作，使我缺乏自由大段的寫作時段，但卻誤打誤撞地讓我省下以前花在胡思亂想、鑽牛角尖的時間；正因時間是攢起來的，每逢排練的空檔，或是夜歸後的睡前時光，我都像中毒一樣抱著電腦飛快敲打，鮮少滯礙，因為該寫什麼、要寫什麼，早在過去幾日內，動輒數小時的通勤時間中於腦內推演數回了。過去也曾為了寫劇本而斷絕一切對外工作交遊，但成效不佳，不但劇本寫不好，連人也變得灰暗憂鬱。這次的寫作經驗，是我自認目前為止最佳的工作狀態，在這段時間中，我也充分體驗到了「一旦創作的機制熱起來，就不捨得讓它停下」的感覺，那種能夠一日日持續往前走的韻律和成就感使我著迷，也讓我在結束這部劇本之後，迫不急待想開始下一個寫作計劃。

然而，本劇中仍有一些問題是我力有未逮的。首先，雖然透過斗仔和小瑜兩個角色，看似試圖對父權體系下的婚姻制度提出微弱的抗議，但是這條路是註定失敗的。因為小瑜本身仍服膺父權體系的價值觀，認為女大當嫁，這樣的思維已經根植在她的體內，難以動搖；而斗仔則完全不屬於人類所發明的體系，父權體系大獲全勝也罷，凋零落敗也罷，跟他全然無關。正因如此，劇終處小瑜才會又找了一個男人陪她結婚生子——如果她在前一個婚約失敗之後就此頓悟，隨即變身意圖推翻傳統婚姻價值的女權鬥士，那麼她就絕不可能再步入婚姻。這與角色的個性完全不符合，若劇本這樣寫，就是為了情節和價值觀的政

治正確犧牲角色的真實性。

以人物優先，是我在這次寫作過程中所學到最珍貴的經驗。過去寫劇本時，常想靠著劇情曲折或對白機巧取勝，然而，在幾次並不成功的嘗試之後，發現永遠從人物出發，才是正途。一旦對人物的想像夠立體、夠完整，人物就會開始反客為主，擅自行動，要是我硬是寫了不符合人物個性的對白或動作，那一段就會顯得特別刺眼，好像人物正在紙背後叫囂「我才不會那樣說/做」。一切關鍵都是在動筆之前：實際寫作時間的有限，提高了我在下筆前構思和收集資料的密度，而完備的構想正是減少修改次數的關鍵。我終於找到了適合自己的工作方式，是創作本劇的另一個重要收穫。

其次，本劇的內容除了來自佐野洋子作品的刺激之外，大多取材自我自己與周遭有人的生命經驗，其中斗仔一角，更是大量仰賴我和貓共居的生活片段。這樣的題材，寫一齣戲可能綽綽有餘，卻不足以滋養往後的創作，因此我期許自己發掘更多樣化的題材，以現有對「都會女性」的了解為根基，探索不一樣的書寫可能。

第三，我必須承認：我是一個害怕衝突的劇作者。我想一定有些編劇是熱愛寫衝突場景的，衝突得愈猛烈，寫來愈過癮。我對這樣的瘋魔狀態，可說是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甚至害怕的成分更多一些。如果可以，我希望能躲開所有衝突，如果最在乎對方的兩個角色需要分離，我寧可他們不要告別。做為一個劇作者，這大概是太不負責任的傾向，於是我還是得強迫自己允許角色彼此傷害，但就算如此，於最後幾景我還是選擇讓斗仔於小瑜看不到的地點跳下高樓，也讓他在小瑜已經睡著時才離開病房……這是屬於劇作者的婦人之仁，我不忍心讓小瑜看著斗仔決心離開，這樣的溫柔含蓄，相信斗仔也是如此想的。

走筆至此，再翻開文首提到那篇浸滿了寂寞的日記：「一想到之後的一年、三年、五年、十年……都要這樣過下去，回家的時候面對黑漆漆的屋子，一個

人穿著阿嬤睡衣去便利商店買便宜的紅酒，冰箱裡的食材總是用不完而腐爛。漸漸地學會只買啤酒加一個便當，而邊啃雞腿邊逛網拍是深夜排遣寂寞的良方。寂寞無處不在，會在你埋頭工作時悄悄滲透整個房間，等你猛一抬頭，才發現身邊的空氣已變得沈甸甸的，一片墨黑只剩下你桌頭的那盞小燈，寂寞早把你的房子佔據，你逃不了，只能棄甲投降。」不禁啞然失笑。透過寫作這齣戲，我早已從孤寂的蛹中羽化而自由，但對於那段一個人的時光，卻滿是感激。祈願這個故事，能夠為城內多少女子那夜夜孤燈獨坐的心情，聊表一點寬慰和紀念。

六、參考文獻



中文書目

- 佐野洋子，李曄譯。《感性的貓》。臺北：耶魯。1998年。
- ，王蘊潔譯。《那邊的女人、這邊的貓》。臺北：方智。2002年。
- 加藤由子，張麗瓊譯。《貓咪博物學》。臺北：大樹。1996年。
- 吳瑾嫣。《女性遊民研究——家的意義與城市生活經驗》。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城鄉所碩士論文。1999年。
- 朱天心。《獵人們》。臺北：印刻。2005年。
- 朱天衣。《我的山居動物同伴們》。臺北：麥田。2012年。
- 黃宗慧策劃，「放牠的手在你心上」志工小組編著。《放牠的手在你心上》。臺北：本事。2014年。
- 耿一偉。《故事創作 Tips》。臺北：書林。2014年。
- 柯依瑟爾、舒拉克 (Harald Koisser & Eugen Maria Schulak)，張存華譯。《愛、欲望、出軌的哲學》。臺北：商周。2007年。
- 羅蘭巴特 (Roland Barthes)，許薔薔、許綺玲譯。《神話學》。臺北：桂冠。1997年。
- 傅佩榮。《西方哲學心靈·第二卷》。新北：立緒。2014年。

西文書目

- Alain Babiou, *In praise of love*, Trans. Peter Bush, Printed. London: Serpents Tail, 2012.
- Sanford L. Drob, "The Concept of Desire in Hegel, Freud, Sartre and Lacan", Printed. Margins Psychological Forum, 2009.

網路資料

- 施舜翔。〈黑猩猩不只是黑猩猩：論《猩球崛起》性別種族的他者〉，
<<http://a09201988.pixnet.net/blog/post/29586116>>。上網時間 2015/3/2。

Janet A. Simons, Donald B. Irwin and Beverly A., Drinnien, “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00211014419/http://honolulu.hawaii.edu/intranet/committees/FacDevCom/guidebk/teachtip/maslow.htm>>。上網時間 2015/3/2。

